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一

錫山安國重刊

記

眉州威顯廟記

眉之有威顯廟故巴西郡太守邦人史侯
某之作也侯之孫宓崇曰神之本初莫祀
武康捍患禦菑功施於時于祭則祀
于禱是饗是假有有司之牘有內史之命
郡有乘廟有紀赫赫厥靈可考不誣自我
王考世仕武康實昭事神既齊既稷歆時
惟工祝傳詞致告賚我王考王考亦德神
之惠也自時厥後莅官所至以民生之不易
水旱薦疫之不時也

易山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遐邇故于武康于我眉于龍于萬于階于
巴西于丹稜率建祠事晚而居眉祠是以
興昉于淳熙之 年迄今三十載矣而始
克卒成惟祠之所緣起與神之有績于民
不可以無書也屬其記之其猶其顛末則
爲之喟然嘆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
作正涂壅底七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
茫昧則怵於奇衰暗或又諉曰夫子所不
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
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
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
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及
之吾身而嘘吸之屈信視聽之往來活

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而聖人因物之
精制爲之極使人承祀而致生之洋洋乎
如在其上勿勿諸欲其饗之也此豈有不
可見者乎或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武康
之詞也於此乎何居曰古先聖人所以明
命鬼神教民美報者有功烈焉民瞻仰焉
取財用焉春秋奉嘗所不敢後固也然而
戶竈門行之祀坊庸表畷之蜡禡侯祖伯
之祭馬蚕猫虎之靈有施於人則無不宗
也是仁之至義之盡也而况茲乎抑侯之
爲是祠也餘二然若國之有社而無私福
也其可謂先民而致力於神矣夫記曰鄉
之然後能饗焉來庶或饗之當有發於斯

言

眉州載英堂記

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氣細縕磅礴而降材焉何其甚貴也罔然
 而生泯然而死寒暑之運與俱草木之莠
 英歲華同腐則人亦無以靈於萬物而天
 地亦無所賴於人矣士之生乎兩間必知
 所甚貴者而用力焉隱居求志足以承往
 緒啓來哲得時行道足以位天地蕃庶物
 不幸際乎艱難則鞠躬致力引義盡分足
 以揭天理遏人欲欲其自靖自獻雖所遇
 各異而不失其所以為貴且靈是則不翅
 符節之合是以生都顯榮歿有精爽登于

明堂祭于大烝者既足以垂休無窮而展
 牲用弊春秋以時列于學官奠于有司從
 于先聖先師庶幾為國之故者猶足以使
 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焉薄乎云爾析
 珪儋爵睚眦盱眙閃試聘物以詡庸人孺子
 之聽者之為也自漢以來武陽為士大夫
 郡芳徽懿績史不絕書至於我國家掃清
 氛掃陶以仁厚昭以倫理然後道術浸明
 士知所以為貴自諫議田公始以直諒
 聞朱公孫公石公後先以儒學顯嘉祐治
 平之間則有三蘇父子出焉自時厥後世
 載其英在元祐時則有若給事中呂公在建
 中靖國時則有若太常博士孫公在靖康

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三

長

實

時則有若通判杜公建炎以來則忠愍唐
公忠介劉公忠愍孫公內翰王公給事中
劉公文安楊公殿院杜公文簡李公待制
孫公司業劉公或以節義或以事業或以
學術或以詞章顯庸于時儀法在後生榮
死哀蓋列諸學官莫於有司咸謂無愧者
學故有祠祈為二三判渙葵離昭事靡肅
亦有名績顯著而象設俄空某至郡以令
詣學顧視惕然訂諸耆艾萃為一祠訪諸
子孫審象惟肖於是屬役于教授趙某防
禦判官楊某為堂東廡衡長四尋有五尺
從長眎衡損尋之一塗暨竣役績素精能
廼命執事載稽國史錄田公而下列圖於

堂者二十有六人序考其世服眎其秩經
始於月日告成于月日躬
率僚吏諸生而舍菜焉曰是役也不可以
無述則為之言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處
無所逾于人出無所裨於世死生浮湛若
有若亡此士之所當發憤忘食盡心力而
求之者而声名之有無利祿之得喪固不
當以一髮滓吾之至靈至貴也夫二十有
六人者之得外於斯堂也豈盡以人爵之
貴云乎哉有盟府之藏有八史氏之牒有
天下之清議二三子誦其詩讀其書吏考
其行事反而求之可也詩云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僉曰然請鑿諸石而事斯語

漢州房公樓記

成都宇文侯鎮廣漢之明年威行惠孚侯
度聿脩廼作樓于郡之西湖名以房公將
甞懷賢尚德之意樓故金龜亭綠波翠歛
橫陳夾翼而亭宅於虹橋之左有樓其上
實據要會然亭址卑濕樓居狹隘雖聚
足拾級如不容北歲又因陋弗葺甚者為
庸保滌器之地余昔守郡嘗欲更之未皇
也今侯撤而大之且為詩以遺余曰作新
此地誠為傑觀品題尚欠如椽筆余謝弗
敢亡何侯以書來曰二年于茲矣弭難恤
隱罔未弗圖幸斯人之我安也不忍以垂
去忘之以咸之不特民生之不易也既以

少府斥幣糴萬石米且築四教于舊庾之
陰以贏之名郡儲倉實鞏實密緩急是賴
又捐錢五十萬有奇為民代輸布縷之征
是庶幾可以去矣而斯樓之記昔者嘗以
屬子黨忘之乎某瞿然曰惡是焉可以無
記也自郡縣以來守襄陽者多矣而羊叔
子杜元凱獨傳至歐陽公記峴山亭則惟
及叔子羊杜相若也人之愛元凱已不如
其愛叔子矣是惡可強也自唐長壽以迄
中和廣漢刺史之真除者凡八十有三人
其粗知名可傳後者惟賈至崔寧薛元賞
及公耳而三人之譽已不迨公雖於釣游
寢休之所琴石竹木之舊邦之人至于今

易山房公樓記 卷之四 長

惟曰房公而不及他人噫是烏可量也然嘗出入史牒於公美事類多疏略獨於治郡稱其多有遺愛而詞人羈客嘗適是湖者與懷於俯仰之異置議於去取之岐殆亦不可勝數蓋嘗夷考其事而未有所拆衷于此也且舊史所書陳濤斜之敗在前賀蘭進明之譖在後而新史反此公自去國訖不復用豈以敗故邪抑進明之譖皆之也方公之建遣三王分領節度也是固謂吾國中有人將以褫祿山之氣也然既為之前必慮其後方至德元載七月丁卯上用公計分封三王琦瑛未出閣惟璘赴鎮而後五月璘以江淮叛然則分封之策

其然邪其不然邪當時如高適且盛言其不可則後日賀蘭之譖固有所入矣而當時大儒如韓退之柳子厚諸人每以宿德重望歸公極所尊禮則固不以成敗論也趙羣李華之詞至謂元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凶害直事乃不行既以見祿山未叛之前莫敢有言者而公獨有所論建乃弗果納杜子美之詞又謂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公實康救忘餐奮發每挫直詞空聞泣血則又以見朝廷多故之後公獨奮然以天下為己任而孤立寡與歟輒得咎嗚呼公亦可謂處時之所甚難者矣雖卒於無成晚益落々而脩名令節

人期於未用信於既用勤王于蜀而蜀守以安作訓於岐而岐京以重此豈無其素而能爾邪世降俗薄是非瞽於好惡名實殺於毀譽向肯變於死生者何獨於房公然哉迨夫歲月浩濶情偽寂寥而著乎斯人之心獨隱然與所寓俱存者斯其人之賢不問可知也公嘗守表為需宴亭更刺史數十至王涯增飾棟宇而州人之悅公為是州有舊竹亭鳴琴其上公去已久而李文饒劉夢得過其地亦思之不置形於詠歌公微權勢人微交譽是卷之者果何為哉字文侯既有德於邦人又作斯樓寄懷曩世安知後人之思侯不如今人之思

房公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敢併以獲于侯以房姓湖自文定張公始以公名堂自參知政事眉山李公始以公名樓自宇文侯始侯名某自信臣嘗為司農卿兼權地官侍郎今以右文殿修撰自京口移鎮云

書鶴山書院始末

開禧二年秋八月臨邛魏了翁請郡西還既又三辭聘召遂得迂延歲月丘園之樂者累年先廬枕山與古白鶴岡阜屬連山之顛則脩竹綠坡猶坡而上草木膠葛又上焉則荆棘之所於也有峰燧故基相傳為李唐時西南夷數大入是為望敵之所蓋居一縣之最高峯故縣人亦罕至其地

鶴山書院始末 卷之四十一 二

一曰與家人窮隋頗愛面前隈支一峯欲
即之而不得則除剪其荆棘蒙犯虺蜴聚
足而上則其地平袤衡廣二百尺縱數里
無復側峻凹凸殆天闕而地藏者隈支中
峯復屹立其前如有鉅人端士色授面承
欲遂卜室貯書其上與朋友共焉會居心
制未即功嘉定三年春詔郡國聘士邛之
預賓貢者比屋相望未有講肄之所會鶴
山書院落成乃授之館其秋試於有司士
自首選而下拔十而得八書室俄空焉人
競傳為美談了翁曰是不過務記覽為文
詞以規取利祿云耳學云學云記覽文詞
云乎哉則又取矣于四方與之共孝負笈

而至者襍屬不絕乃增廣前後名為一堂
二內廊廡門墉以次畢具旁為小室曰立
齋永嘉葉公為之銘介之堂曰書舫舫之
左右為南北窓堂之後為閣家故有書某
又得秘書之副而傳錄焉與訪尋於公私
所板行者凡得十萬卷以附益而尊閣之
取六經閣記中語榜以尊經則陽安劉公
為之記閣之下又為一堂二內堂曰事心
取邵子語閣之陰闕小圃鑿池築室藝卉
木為遊息之所圃之後憑高瞰虛一川風
物之秀皆在目中又為亭其上於以仰觀
日星風露之變俯察鳥獸草木之宜又若
有以盪開靈襟助發神觀者自惟窮鄉晚

進學未能信而存叨煩使輕涉世紛將敗績厥官是懼方表乞祠官之祿若得請焉退而聚友於斯藏脩息游於斯相與誦先王之遺言隨事省察萬有一不隊厥初以為朋友羞尚不虛築室貯書之意也

潼川簽判廳綠筠堂記

陵陽李成之性傳為東川僉書判官考其解之綠筠堂而移書臨邛魏了翁曰解本廉訪使所治堂之由來舊矣始壞於宣和末劉君軫復之再圯於乾道間李君枋復之後四十九年我又復之堂之壞凡三而舊址不移綠筠之所閱凡幾而故名猶在昔者之在易心皆有記今不可以獨亡子

其為我書之余曰吁異哉童子寺之竹以

存以行公重公安祠之竹不剪以萊公重

今示筠不知其誰植也閱變而不能易此

君用自有以取重於人也雖然不曰竹而

曰筠則有以也竹其躰也筠其宏見於外

者也故記曰札之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

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

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釋者曰立本

也四物者之於天下最得氣之本然則受

命之正何獨松栢惟竹箭亦然其曰勻者

皆其端本之所發見也其在人焉獨非受

命之正而得氣之本者乎苟瞬存息養吾

所襲奪則生色粹然見面盎背施諸四躰

將有不言而喻者或者不得其養而消不
慊於心而餒消且餒矣况望其形於外者
之澤乎衛武公之始年付証其熱士奪國
以共伯之年考之此殆不然獨官其自為
止酒悔過之詩則公蓋勇於改過迂善者
也至其切磋以謂卒琢磨以自脩則又非
昔之武公者矣要問不啻其德容表表之
感已宣著而不可揜及盛德至善昭明較
者則又使人自有中不可讓者焉詩入吾
可以稱其德者而作詩曰墉彼淇奧綠竹
猗猗既以具其容止之美又以青青而形
其生色之卒又以如簧而稱其發見之盛
嗚呼是所謂竹之有筠者與非無木而旬

然也天年益老德益邵自信益篤則其詩
曰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温：恭人維
德之基皆言夫積中而發外占外以知中
而其用力又在於不愧屋漏時殆若與淇
奧之詩互為發明然則學其可以已乎成
之：屬記於余也豈徒使之識堂之廢興
竹之盛衰例為騷工墨客嬋娟檀欒之語
抑欲相與切磋琢磨於義理之會故余敢以
詩禮之說復之豈惟於成之是望亦將以
自警焉耳成之息游於祿筭之下也黨有
會於心焉其試以復於余也

王臺極堂社識

東川漕廨之東故即城為樹名以王臺城

祀臺荒有亭蔽其前嘉定八年冬臨邛魏
某由祥刑攝漕治潼明年春坏城葺臺暨
秋為真徙治遂首撤亭更為堂東嚮距臺
之佚舊址加闢會以周順氏請易名報
可廼取太極圖易通輿朱熹氏義勒實堂
壁各極堂將俟考功奉常議下嗣刻焉又
明年秋臺以雨壞其冬更築臺仍為臺其
前以無廢舊名徙道城址堂容三仞崇網
半袤加容三之一繚以周庶廣視容三網
二臺之容崇視堂袤加二尺凡二役費錢
六十萬計粟六百兵丁之庸二十日俱撈
以秦篆是為識

參議胡君

祠堂記

唐安胡君台符自吾州以書抵余于武信
曰昔我初參議府君自乾道之末汴淳熙
之初嘗倅是州今五十餘載矣而風猷蕩
如越茲承嗣懼忝厥官乃即治寺之東偏
肖繪而奉嘗之子其為我記諸了翁州人
也聞長老言君自脫中郎三為教官惟果
山未及上而在襄陽荆門最久凡襄漢間
事皆以身履日擊哀粹成編亡慮數萬言
最後在夔漕為介印為貳大寧為守利東
帥司為議幙蓋今之所謂四蜀者轄道殆
遍焉自臨建至歸觀賜對者凡再如建擇
諸邊守漕後叅推士丁口田發義倉蠲益
課率見納用大抵更事久而閑理多故能

動中事會非若單見諛聞之人孤陋於一隅者其墓道之碑又謂其自筮仕遠遊動百舍無出鄉戚戚意行湖海萬里歛裳徑遊初不作難嗚呼於男子者不當若是邪前輩踐塵雖進士高等亦有誠吏即入遠者如自沼而潭如自京而吉自曹而衝自梓而昇而華而歸自魏而岳自灌而郫動踰數千里不以爲遠也 仁廟用人亦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迨其績望章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成都然後召至省府故郡國之虛實風俗之微惡人物之否臧山川之險易彼昔得以周度一究詳之緩急須才則隨取

隨有不行于秦自熙寧大臣始用資淺新進之人今以獎諛激佞而因循既又逐廢祖宗之遠之法士大夫生長習見樂近揮遠便文自私往往終其身而仕不出數百里之地者坎蛙甕蟻沈于今而尤甚亦豈無不出戶廷而若合符者然自非豪傑之士鮮能焉因台符之請之勤乃具以听見聞後之俾併刻于牲石黨有以識性變之降續文獻之墜云

石源計義甫

川上樓說

安仁計義甫並川築樓余友都方叔殊以川上而屬了翁書之或謂義府曰予知昧上之義乎人非山立俯仰而過臨川興遠



原件短缺

P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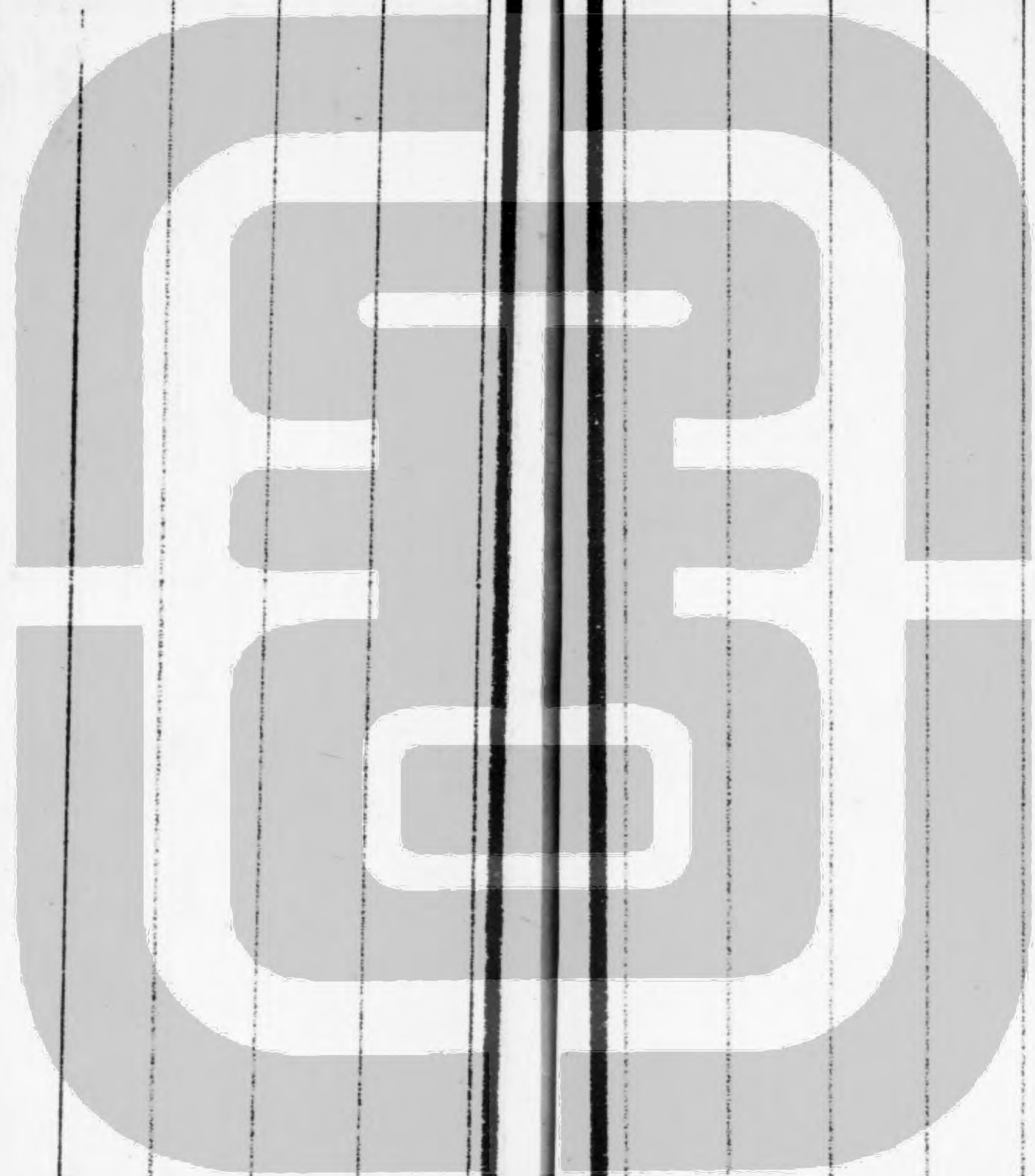
然此江熙之言也。川流不舍，進不停時，已晏矣。道猶不興，此孫綽之言也。今以子之年，盛氣強而為是，昔日嘆老之語也。何居義甫以告了翁，曰：「嘻！聖人之嘆來，若是之卑卑邪？」歷十有餘年，而經生學士，謾不肯比為何事，以然綽也，而猶不免是。可嘆矣。夫今夫太極本然之妙，勤靜所乘之機，盪摩屈信為春秋，冬夏外降上下為日月星辰，感遇結聚為風雨霜露，接人之耳目，扣人之肌膚，所以告曉於人，在不翅口教而面命者矣。然而流行著見，至遠而易知，則宣莫如水。蓋一若有生之最先，而水根焉。陽實在中而為物，不貳斯能行尚。

亦望人太淺，其為不誠不謹，亦甚矣。寶慶初，余以臯矣，徒靖始亦陋其士夷其民，徐即之而不然。蓋民不知有紛華之悅，故寡欲易足，士不知有利舉之利，故質實近本。祀事往之用尸，雖功總亦疏食以終喪，吉凶不以佛老無咎，廟僧牒之耗郊人，猶有大布之冠者。既乃知辰沅間亦莫不然。則斯民也，視小有十而居，近利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甘受和白，受來使因其去本未遠，而有以開尊扶植焉。視他邦不既易易乎？昭武饒君敏學，故朱文公弟子之也。為令黥陽，紓滯救乏，摧茲抑疆，感行令乎。粟忤財初，思以父兄所講淑其民人，縣故。

有學于治寺之東自嘉泰後錢君衢移之
縣西南羅君方時又為札殿餘悉未備饒
君始為門牆繼葺殿屋堂室齋館庖湏庭
廡以次畢具又為繪象祭器以嚴春秋之
祀命貢士單銓比其後事謁記於余夫饒
君之所以厚其民者若比余雖不敏敢不
誦所見聞期有以告于邑之人相與及諸
其本心明辯而篤行之以無負與學之意
云

君子堂記

龍舒陳侯冲即先廬之南雲錦亭之舊為
堂三楹摘周元公先生蓮說各以君子屬
其書之且曰為我叙所以作竊惟先生精



重校崔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二

鶴山安國重刊

記

成都府朝真觀記

出成都少城之西北修垣而環除家宇
而周閭沈沈翼翼竟獨兼術者朝真宮也
其中爲玉虛清皇之居而列其右者經藏
仙祠雲堂茶寮與方文室湛然之堂也列
其左者聖母仙師乘煙葛女之祠與凡而
包庫之所也直觀之西偏則爲諸葛忠武
侯祠與讀書臺故老相傳曰是侯之故宅
也自天寶五年章公始更爲觀奉名耒煙
乘煙云者謂侯之女於此乎輕舉也堯嘗

廢於慶曆復興於文忠列公鎮蜀之日其
後易煙爲朝真則重和元年也既作大殿
又爲屋日有五十間者紹興中女冠張延
彬也帶高坤下延袞而崇飾之則享熙未
張君典與今知觀宋祖良也祖良以其事
屬余爲記余嘗考侯之故宅蓋在隆中然
其自謂有桑八百株蕪田四十五頃子弟
衣食自有餘饒則成都亦有家也獨乘煙
之事典記所佚未有以復於祖良也而客
謂余曰書之庸何傷周人思召公而愛其
棠普人思欒書而愛其子今無乃非蜀人
之愛侯也而以即家爲社爲未足又以馳
諸其後人與侯之始卒也肖象上同所

在而是既制於禮秩之不可則相與私祭
於道陌間習隆句充之言至謂百姓巷祭
戎夷野祀侯非威勢人所交譽是卷卷者
果何爲哉且不寧惟是侯之子瞻用於蜀
也蜀人思侯不置每見朝廷有善政佳事
雖非瞻也必轉相傳告曰此吾侯之子瞻
所爲也是以美名溢譽有過其實陳史於
侯父子雅有嫌隙今具言雖告過於抑揚
然愛侯以及其子亦以規人心之秉彛好
德終有不可殄滅者乘烟之事黨若矣乎
余曰予知其一耳合散消息陰陽鬼神
之常方也而必仙之云乎侯鞠躬盡力義不
與賊俱存其流分餘烈尚能威南人而走

司馬遺祠故宅亦足以跡鍾會而感韓弘
窮燼然此心扶植世教將不亘千載而不
可亡乎侯之子瞻孫尚不愛一死從容蹈
義其廩有生意亦當與侯俱為無窳彼所
謂仙者謂其嘗存而未嘗死也而侯與瞻
尚三世一心千古如見茲其為仙不已多
矣自侯之卒賊勢益張伯松既亡瞻尚亦
殞昔者教忠之訓則有死而無二也然則
侯之遺息至自託於方外之遊又非以潔
身避世終不肯自汙於流俗也如屈子
遊之云邪客曰子真知侯之父子若也子
其遂以識諸使有能明於天地之性而不
可眩不呼眺以神恠也其無發於斯乎

矣乎是為記

史守文 孟博篤齋說

眉山史君守文以篤名齋屬余書之且曰
併為我言其義余因記王文公嘗云其本
強大堅實者竹也其行盡力有所至者為
也竹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至故篤之字
從竹從馬先儒以其滯於偏旁也晒之然
余謂堅實盡力之義不為不是特策馬之
云稍若傳會耳夫畜所謂篤實專指良隸
而書詩記語所稱如篤慶篤祐篤親等語
雖有厚義然余謂篤者篤篤篤篤篤篤
忠正篤不忘之類則亦有重實沈晦之意
兼備乎其間非一厚字所能足其意也公

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二 三

則六章以此字冠篇中庸三十三章以此
字終篇蓋公則自易其田疇實其儲峙定
其室都以至修和民物開拓風氣凡皆統
體力以底于成無臨步亦實也中庸自
戒於隱微發於知行驗於天地鬼神而末
章反復吟咏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
九皆力學為己以臻其極無毫髮弗盡也
史君誠有志於此乎則願求之於切問近
思察之於日用常行毋以灑掃應對為可
忽也毋以徐行後長者為易能也毋以孝
弟謹信汎愛親仁為不難知也晝貫夕習
日積月累如公則所以用力於國家中庸
所以用力於講學者無跬步弗實無毫髮

弗盡則所以名齋其庶幾不為空言乎易
曰剛健為實輝光日新夫內乾剛健也外
艮篤實也健而實其為日新孰禦焉史君
勉諸

江源縣天慶觀雲層臺記

開禧三年春蜀盜未平江源道士呂元素
語其徒曰吾儕小人群居族食無益縣官
今逆氣若此又不能剗刃賊腹膏首原野
盡姑在門以需底定乃相與按藏書見其
書有為九層之臺可以為民禳沴祝聖者
則用其法而封之名以雲層列天地日月
星辰岳瀆之象而禱祠焉其後盜平逆其
第于太古以書抵余曰是將為四民逆雨

陽文文館二

寧早弭兵順年之地也夫子蓋為我記諸
余熟復其事而言曰帝王盛時其交鬼神
也有道自顯至舜咸命重黎絕地天通得
之高也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瀆所以師
天地之度儀生物之則正入心而防世變
者為慮蓋甚遠迨周治日文明政嘉義罔
不釐率雖以文史星曆卜筮之職而領於
春官者皆以士大夫為之三巫之屬凡以神
仕者亦皆精爽不貳之民也夫如是鬼神
之與人分殊而情通殊則不瀆通則不
先事而禱也薦以六祝之詞有事而禳也
同以六祈之禮而不寧惟是也下逮鄉
亦各制為之則水旱之不時則於黨鄰

祭

師官族

之而泄之以正

師疾癘之不明

則於鄭族乎醜之而泄之以師長至於院

惚交神塞明則圖象類也表處位也別次

言也辨各物也蓋若有洋洋在上在左右

者焉嗚呼此豈惟上之人深知鬼神之情

狀以能委曲綢繆於幽明之變雖巫覡之

人其才知足以比義其聰明足以照徹不

諠不語而為神所依此帝王所以為斯民
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而聖賢所以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幸不斷如帶有侯
攘禱祠之事則方社弗舉而諠非其鬼也
雖經生學士往往安見聞之陋以疑陰
陽之化侏利害之私以佛與則之經教

不以遠之不必敬也況泯泯焚焚之民無所於訓目慝禮而耳淫樂理義之不務則委諸茫昧眩於奇誕皆其所爾余嘗粗有聞于儒先之教每病其流浸遠思有以告于上之人相與障而回之而力未能也而元素乃以是請慨道遠民散死生勞佚仁鄙壽夭民自爲之風旱霜雹順年戕兵民自祠焉爲吏有弗及知也今祝祈榮醮之遺乃若僅見於斯不亦可尚矣乎然古人之爲蓋憂民之憂苟以寓其精神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而其始甚正其流且不能無弊則子也生乎今之世亦能保其歷久而無失其初心不鴻於未習矣乎方欲與之

精諳而助正之庶乎可久而元素卒太古又過余言曰吾師之請也夫子嘗墜言焉今太古不倏復迷其事爲周閻窳洞以館天神夫亦以爲民而無私福也夫子其併記諸余又謂之曰美哉此心也余前所不此爲吏者弗及知者也雖然吾旣爲爾師言之矣而聞之乎漢儒有言明天地之性者不可心以祥惟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吾齊苟非理明義精其能通天人之分際而不受於流俗乎子歸防而徒明而師之心固而所守然人不能皆子也子其以余言爲然則識諸洞前之石使來者而有發於吾言也是亦正人心防世變之

助而亦爾師弟子之初志云爾

簡州見思堂記

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
析以待慕容弧矢以威天下每矣風氣既
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
而為人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
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封之固有郊關
之限有巡警禮音賊守夜不也周之警有壘
櫟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
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及不止也
則有流境出之法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庶
取為域民國國之道然未嘗不尺險用師
以輔之也少長從仕郡國問問所謂城則

凸不蕭數尺足可跳而過手可俯而攀
牧之所挑撻犬豕之所躡蹂曰此城也問
所謂卒則斫役於羣吏占留於寓公春秋
大閱暫聚而旋散之稱媼則則避免
走趨則端汗紅負則庸代曰此軍也問諸
故老按諸史牒則曰所從來久矣蓋自國
初懲唐末尾大之患大隄甫平即罷鎮戍
迨平并汾閩越則已令江淮諸郡毀城隍
收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初不過四十
年耳盜發西川惟益梓眉遂有城可守燧
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祿陽諸郡至
以白直守郭江新荆淮湖廣諸道富鄭公
謂處處無軍地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鉏耰

易山志卷之四 簡州見思堂記 四

白挺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禦者至
寶元康定以後則又虛內以事西邊則武
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
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
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
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益
作速石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
郡有餘財民有餘粟而廩廩若此矧熙寧
而降寵財利弱州郡則益不暇為國遠慮
矣政宣之末內訌外御炎興之初大奔小
降此其理勢之必然余為此懼嘗以告于
君父諗于有位前後几縷縷于言卒未能
有行焉一日蜀閬撫御失宜利東潰兵敢

開亂略既判王人批界間剽逆善遞進迫
簡州且大書其幟曰破簡入此川志陝所
屈驚奔相屬封疆之臣鮮不苟擔而立者
簡守虞侯始至之日而變作於益昌又五
日而聞變會顯謨閣直學士劉公以王隆
之祿家居與侯約各率其孥効死勿取去
侯益以自厲廼阻江為守料材壯明簡稽
時芻芻糧敕甲兵戒稗筏具簡石柱攬奔察
相翔謹號戒州人大喜各願輸緡以佐用
度侯又為請于部使若范侯仲武益金穀
調黎雅牌丁以為援威聲益振賊氣以奪
侯復念大兵之駐於鄰境者籛道不繼則
饑餓易動賊或乘之此開事機不小乃不

敢以異路辭而共其資糧靡履與其酒醴
餽饗又從而開誘輔持之凡以賈士勇而
代賊謀者行李之問無日不至故俾在師
者咸得以盡銳敵賊無獲疑顧訖成厥功
然則豈惟州之人受其賜其蔽遮西川以
無一蟻之闕則侯力也州人念侯不冒乃
卜郡城之南與劉范二公並祠而植棠陰
其前取班氏循吏傳語榜曰見思城南蓋
他日賊所奏之道示不忘德也與輦蕃築
工民不取庸爭為歌謠而勸趨之誠懼
太守之矚知而不已聽也不日告具守知
之果使人絳焉則屬役反倍他日祠成為
書以告余曰夫二君子者子所善也蓋為

我識之余方漢自國初以迄今日兵竄城
萃財匱民窮而虞侯獨能奮張於斯時然
則域民固國果不在是邪或者猶曰方時
多士惟功利可以奔走斯世而義理所不
計也智術可以批准解紛而誠信非所先
也嗚呼今無一可恃矣緩急惟人才是倚
人才之要則又在居敬集義以不失其剛
中有孚之本心然後天險可設而有以為
守脞併是焉亡之吾不知其所終矣吾於
侯之事而益信乃書此以復于州之人而
併識其其說焉侯名剛簡字仲易為學以
義理為宗嘗召赴都堂審察前後凡六授
郡守當參謀蜀柵時虜勢鷓張大將或死

或去人情詢懼白請行邊以勞將士收入
心爲已任訖復救池皂郊乃敢還報其後
虜入三泉又獨留益昌與今奈馬使者鄒
君孟卿夜出撫定軍民若此類者由其有
見於善利之分故遇所當爲勇不可奪且
所居官率可紀獨未嘗以是希尺寸之進
三十年州縣秩以勞進位以次升人之知
不知不以作輟而圖書一室口誦心惟人
亦莫知其爲相之家也嗚呼是其爲忠肅
之孫也夫

簡州四先生祠堂記

昔者虞侯仲易嘗爲我言伊洛之孝非伊
洛之孝洙泗之孝也洙泗之孝非洙泗之

孝堯舜三代之孝也余以其言爲然其後
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斯宮率
纒：申言之乃嘉定十有三年復以書抵
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盜薄鄰邑効死弗
敢去以爲民守荷宗社之靈幸而齊因惟
道失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爲吏者不汲
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不報期會
之間爲大故僕爲此懼凡以崇化美俗隨
所逮爲旣不敢不勉吉月即校官見諸生
又爲揚摧古今門崇理道度樂其有興者
一日有講授于孝官者曰伊洛之孝以中
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
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

乾九二言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閑邪存其誠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
則曰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
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
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于之者唐虞三代由之
而治化休明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澆薄
自去聖益遠士非功利之習則虛無之徇
非詞章之尚則記問之矜遠伊洛諸儒先
奮乎千載之下倡明此理則士往々驚恠
以是爲一家之學不知堯舜三代之相傳
孔顏曾孟之所事固未嘗外此諸儒先特
表而出之以嗣往開來耳非其實始爲此
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也於是士

懽然相謂曰吾今知非伊洛之學而洙泗
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之學也
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張明
誠中子之象而祠于學以示學者嚮趨之
的予其爲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
之意而託諸社余撫其書而嘆曰俗流世
壞士方慳々於功利之下者而侯獨慨然
及此敢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
奮乎春陵唱道南服而二程子嘗得其傳
張子兄弟又皆崛起關中爲西方諸儒倡
於是游揚胡謝諸老與劉元承王信伯鮑
商霖等盛於東南蘇子明呂進伯兄弟起
於西方尹彥明張思叔朱公拱馬時中侯

師聖呂原明列質夫諸公起於東北惟巴蜀時假一隅而氣數之感亦自有入元公官巴川繼公正公付親入蜀張少公出宰金崖蜀之人士於是數君子皆未嘗不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爲成書而嘗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涪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說如范太史大徒高弟如譙天授謝持正皆班之可攷荆荆袁道潔及登河南之門其遊蜀訪薛翁亦謂伊洛教書多在蜀者是此書流傳於巴蜀既有年矣余爲兒童時猶及從長老授伊川易傳及河南遺書又及見學者多傳寫二程先生語錄特爲其說者未能無科

率之累故綴其說以紀文而未暇得其所以言一爲慶元孝禁所禁則刻以伊洛目之以誠教誦之甚者亦一口附和曰此偽學也自是以來往々屏其書而不復省會不思四先生之教人願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遠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使人巧思反求精能熟玩而有以約之於已期不失其本心焉耳奚其僞虞侯曰善余言即子言也子其遂以爲記某方爲四先生請易名于朝請從祀于孝上可其易名之奏有司今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其貳付了翁則於侯之請寧敢以固陋辭

叙州蠶役記

臨邛黃侯守叙之明年以書來潼川誌其
同郡魏了翁曰申所領州近薄諸國生夷
遠控南江蠻部地既隘賦且半歲入為
給八萬不當中州一小縣民勞苦多瘠而
調度料繇眎於他郡設不幸有疆場之警
他郡且供億弗贍矧是首當其鋒殘因立
見乾道間帥臣晁某建議請得具常賦它役
無所與歲為給若干詔下如章而吏格不
行申甚病之則條其事以白于西南大諸
侯今少保安公公立除之盡如乾道詔書
公嘗以遠用不給遣吏調丁括帑立既及
捨之不盡責民罔不懽呼請于州曰昔公

蕩平瀘我我不復交民立祠肖像飲食祝
焉而未育以紀也蓋併是書之以詔罔極
侈少保之賜嘉邦人之請而莫以塞也必
子也為我記者余閱其事而有感焉古之
士用有以行舍有以藏凡以不失吾本心
焉耳今之士受中秉彜以生非有以異乎
古人也而見諸行事往往不得夫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之本心是心固未嘗亡也蝕
於利奪於勢扭於習耳侯實拊其州乃能
講數十年久望之政控於大諸侯併力役
之在而施舍之蓋有感於其心而不能
自己者是心豈自外至哉雖然微少保安
公則孰為聽之世道日狹偏衷護前自敵

揚州志卷之四十一

已以上且不能容之矧勛位既崇權任亦
劇則鮮不吝驕以自封者少保居之若固
有然有告必聽有聞必行蓋不獨於叙然
也方其再命來宣適承公私彫瘵之餘帑
緡僅數千言殆不可一朝居者公奮繇忠
誠者定坤極若兵若賦徒手再造未嘗一
加賦於民斯亦難矣迺所謂收隱戶括羨
田征幸民鬻沽肆九皆不得已而爲之使
吏奉行如公之心雖奪入之邑可使無怨
其如倚勢以豐已失公之本心何方公心
未乎天德胥惑有位者勿敢言也而公憫
知之速返前令曾無留難既傳檄州縣風
曉百姓猶以未得懲也逮汙吏以警訟隱

設訟始以顯衆蹙然後上自薦紳大夫士
下至胥寡孤獨之民始知爲是紛紛非公
之本心也既相與抗手交廢而其有識之士
又曰吾儕小入連歲被兵不皇寧處今年
春虜大入江淮光舒蘄黃之間葦爲盜區
雖隨即殄殲而死傷橫道公自旬宣以來
三年之間則未嘗有一塵之警力所得勉
寧敢有愛况公斂不及農其不得已而莫
及游末也亦端止之公之本心則日月之
昭明其食其更莫不家至而戶知之非虛
心無我疇克爾邪嗚呼澤山而爲咸山高
澤下位不易也高者內虛則下者上通地
天而爲泰天尊地卑位自定君也高者下

降則卑者上齊以至水火之相濟雷風之相益夫莫不然也而謂居高位者無所資於下乎古之人任大責重則心愈畏年高德邵則禮滋恭周畢公弼亮四世而罔不惟師言之祗衛武公年過九十惟懼史戒之不聞下逮秦穆困而後知者其言尤為深切曰余誓告汝群言之首繼之以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沉是惟難哉此非以身躰之不能及此蓋一於責人固甚易易也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未克之私橫於其中縱能变色受之然未能全無所扞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故曰是維艱哉信乎其用力之不易又曰群言之首信乎

天下之善無以先於此也穆公關變既久故知斯言之有味而少保則機識英晤見義勇為聞過速已無所吝滯况前後任鎮內教外寧非若穆公有所懲創而後耳也余故樂道其事以復于黃侯亦使今之君子因是而得公之本心皆言輕千里而樂告焉罔俾昇衛專美有周則孟子所謂優於天下者殆將見之豈惟用蜀乎哉

綿州新城記

自建炎南狩國之守在淮漢而蜀居江之上游紹興西征蜀之守在利路而綿為益之外蔽如昔人由陰平以窺蜀則自龍至綿不二百里如近歲由益昌以保劔則自

翊至綿不三百里然則綿雖內郡實並邊也而莫爲之限蔽頽墮壞塹若有若無三尺之童牧可挑達而踰也緩急所恃惟右護軍之移屯者二千八百余人然邊戍未撤則是心也日聞烏烏之聲烏烏弗声猶弗可恃矧若此乎嘉定十二年眉山程侯始至考按圖牒則自淳化五年廷平石侯某嘗築斯城閱二百三十年間莫有繼者則瞿然曰爲國若此其不耦事豈之者特辛爾於是省少府不急之費命法劉伯煥部將陳元弼即農事之隙鳩庸二九而嘗用則屬之通守唐君相獻昉二十三年冬十一月庚戌訖于明年夏四月癸

未城成袤一千三百又崇二丈而堞五尺不與用夫六萬四千八百米一千九百五十石錢一千二百萬又以爲未也計甃石之費儲章之若此侯且以爲未也計甃石之費儲錢六千二百萬又以滿成請于朝俾唐君竟其役且以書諭余曰走也不佞以民社之力而爲此城也是在臣子分所當爲敢辱論載惟是興廢補墜粗有顛末懼久而失其傳也敢以記請余每嘆國朝疆幹弱支之弊至於郡國空虚城池弗葺以熙豐罔利之臣急近利而昧遠圖郡益以削方承平之久未見其大害也政宣之末內訌外掬炎興之初大奔小險則支弱之害著

矣極於北嶽賊曩盈尺之昏足以驚奔列
雉張莫千人之聚足以投靡羣辟虜闕梁
洋如履平地虜闕江淮如外虛邑嗚呼事
勢至此惡得無以變通之乎設聞程侯之
爲是舉也深嘉而重嘆焉抑又不能無感
於此者敢與侯平章之夫所患無城今隱
以金椎蒙以石壁巋乎如峭巖斷岸之不
可攀也所患無兵綿之風氣浸迫閩陝其
人可作而使也所患無財使人人如侯之
約已奉公怒廩之羨溢亦非有甚難也雖
然孰爲守之古者哲夫以爲城今也先幾
燭患則嬾於樂禍鞠躬蹈方則疑於少通
古者衆心以爲城今也吏倚法爲市民與

變爲難平居既不相乎緩急無所與守古者
禮義廉恥以爲城今日是非所急也貨利
可以維斯世而權謀可以徼近功也嗚呼
是三者之說行雖有金城湯池獨如彼何
何哉余與侯各分地守徒能爲其所得爲
者耳若前所憂則蓋有任其責者焉易曰
天險不可升也是險也無象無形不兵而
不可犯也不城而不可踰也造次必俱而
不可離也是又所以持山川丘陵者也侯
其以爲然則試爲職諸城陰以冀覽者之
一動心焉斯其爲金湯不已多乎侯名德
降字廷遠嘗歷蓬蜀二州守節用度以寬
繇賦所去見思云

安少孫丙果州生祠記

古者儲天下之才以為天下用非有事變迫怵而後圖之也周自文武成康以來越樸豐芑崧高發民詠歌得人率非一世之積遠高文尚存此意故事至而才給中世以後有不盡然者矣遼西吉警而飛將起罕开略塞而營平用五溪師喪而伏波奮冉華迫變樂師出范陽焞光平原識廷湊肆毒晉公見代察屢岵西平顯河東寇結汾陽封使非耦事涉變也度厄霸陵充國接以老棄李顏裴郭諸人將沒身不見矣蜀自賊曠之變而安公始以節顯世未嘗無才也而不肯豫定早計儲之以待用每

每若此然尚有可諉者曰不及知然而既知之矣而用之不盡至虜闖於外賊訂於內蜀勢累卵然後以公再鎮此何為者哉方公之未出也其子以直文華閣搢果之州符參議制幕即賊所屆揚名追襲賊越境無所犯公繼來此州雖云就養蓋以討賊為己任會有詔起公於是奉將天威殄剿逋寇靡有遺育蜀以再安華文尋以機宜文字往宣撫司公之婿王君某代之壽姦鉅強捐柔其民而加煥休焉果之人相與言曰非天私我有民使公使其子若婿先後來吾州吾屬尚有種乎先是公未仕時嘗游學於是州習其上風與其州之人

士每過其州者焉弗忍去及是被命再鎮
滅賊還華適在是州州人滋不忘度城之
北隅肖公像與其子若婿並祠焉介郡人
游君景仁偕校官齋君和甫在鎔及南充
今年君震卯以謁記於余余每嘆漢唐以
來所儲非所用所用非所儲於公之事既
率然有感又重嘆夫天為斯世生才自足
斯世之用特患以一人之好惡為用舍以
事變之緩急為淹速耳郭汾陽既取東都
方議北討此何時也卒奪其軍汾陽不少
望也河東事迫又強起之又為檢士所忌
非人主終信不疑則唐祚豈不笑然吳越
非特汾陽出於時用也七子八婿皆守居

顯幕府六十餘人率為將相大官而知名
于世者五十人其卓然可稱則杜鴻漸黃
裳李光弼光進之徒皆以才識器業為再
世中興之用然則天生汾陽為社稷計而
又為生其子若婿與從游之賓客以助成
之此豈人力所能致哉歐陽文忠公書其
將略曰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
貴係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
得其助也至哉斯言不以富貴功名為誇
而以善處善深為難不以忠信之厚為足
而以謀謨之助為貴古之建功立業而全
德令終者率是道也今安公子文翁婿使
其相頌以成不減汾陽之助而莫府賓客

昔能以李杜諸賢自勉相與左右叶成之
則豈但如歐公所謂處富貴保功名者哉
敢以是復于州人以彰一門之懿以慰千
里之恩以見入主當以天下用才士大夫
當以天下用其身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二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三

錫山安國重刊

記

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海之為州東略巨浸南限長淮西北鄰徐
兗并密嘉定十有一年始建城市再營宮
室徐君晞稷由山陽通守住泣州事秩滿
代去今守侯君忠信信以不
廢具舉遺黎屬心詔增秩加職以寵綏之
守樂民之和侈上之賜也伐石泗濱以識
郡之興復與嗣守者姓名將寘之壁帶而
求文子了翁因為楷諸圖牒蓋自梁武末
年長江以比悉後魏武定七年改青冀

二州

高齊文宣帝移海州治琅邪

郡改琅邪為朐山隨未喪亂臧君相竊據

之武德四年君相以郡歸順又改海州自

入國朝毋改也而中與百年間雖合去

來之糜常則使人重有感焉易曰天險不

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三公設險以守

其國夫所謂地險則易既指言其為山川

丘陵矣而獨不名天險為何物王公所設

者何事愚謂盈宇宙間截然有等級之辨

不城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

昔之人以大帥為坦以得有為助以在德

為險以礼義廉恥為城皆是物也盛服以

禦盜情坐以受使長庸以却胡單騎以見

厲則是物之効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

城郭兵粟為山川丘陵之守則寧怪夫離

合去來之無常也敢併以復干侯其勒諸

石與來者共守焉

興元府新作張魏公虞雍公祠堂記

先皇帝二十有六年詔以武階丁侯煇為

梁州牧其明年侯居母喪申詔奪服不可

服除詔還鎮侯既大成漢中以鳩其民比

再至慨然曰嗚呼昔吾有先正如魏忠獻

張公雍忠肅虞公不嘗經略此主乎乃作

室于天申浮屠之居而肖貌之以書來曰

二公立德勤命在旂常昇彝匪我邊陲所

敢私也顧其有績是邦則滋不可勿祠子

爲我書之其不佞幸嘗有忠舊聞若忠獻
公之年行則既譜之矣忠肅公則傳之二
公之奏疏則又嘗所次第而序之者也知
之宜莫如京詳具忠獻始爲士曹力辭堯
康忠肅不屑餉屬姑就魚關之辟蓋自爲
小官進退皆有風則邦人至于今道之迄
田推宰先後奉使聲振閩陝力遮梁益以
保我子孫黎民然則漢中誠不可勿祠又
司無紀乎國家自熙寧以來釀成虜禍于
侍鉅人元夫尚有存者故公論未泯以啓
心祐之隆乎紹聖而後羣僉用事極於崇
觀政宣之季潰裂四出於是士大夫不曰
我戒則曰避狄迨屬車蒙塵而後喏口頰

足則已無及然而既委三鎮又失太原自
餘諸城人心未携猶以死拒也士大夫既
悟我戎之失則爭爲避狄之計然足而後
失河南北矣京東西維揚以來禍變益慘
蓋皆建炎以後不知平時所謂行事而冥
必行至此時惟忠獻公猶唱大義後明辟
而夷二凶當戎行以殄劇寇內變釐定則
首以身注西事者是人始知我猶可以國
而虜不足多畏也相與畫方略禦是敵七
年之間吳張韓岳諸人勝于白店原于四
明于大湖于和尚原于殺金平于大儀于
藕塘則建炎三四年以前所未有而公實
唱之也陝服喪師准西逆命人以咎公不

知虜入中原以來不戰而潰不寸而棄未嘗敢有抗之者而樊率諸將仗義復讎則自公始粘罕既死劉豫旋廢虜歸我河南陝西之地此一幾也而苟得幸安者方將順昌在阜之勝虜氣頓索此一幾也而僅畫淮漢以與虜和是養癰蓄毒禍凡二十餘年以開顏亮之侮宗雖完暴而遺天弗入入知必亡一日絕淮以來諸鎮戍兵以避沿江荷檐而立朝臣徒家相屬督府遣屬不行時惟忠肅公首任采石之戰以摧敵鋒又逼瓜州之萌以激虜斃於是我始能以敵國抗虜蓋二公之見于事變者

章章若此雖然其所建立則不止是雖前後迭出而正國救民之心之死靡他則若今符篤今其僅可見忠獻六百餘疏忠肅三百餘疏大抵惟正人心寬民力縛軍實致人才之爲務軋軋忠憤百挫不折至所謂不當棄地還俘則又皆以表臣抗廷論以孤忠破群慝然則入孰無仁義之心也利歆之陷以失之而二公則循吾本心焉耳成敗利損不皇卹也彼不吾以者鈞是心也而困禍福爲利乘間售私則孟子所謂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而非人者也二經綸昉于漢中然而事業著見亦多在漢中敢併以是復于丁侯將刻諸廉牲

之石豈惟慰鄉峴首之思抑亦殫邪說
正人心之一助云

天台張氏瑞甫雙壁樓記

天台二張君端甫字相之端友字直之
以孝友行于家以踈財急義聞于州閭天
官葉公時為識其墓起居鄭公又叙而銘
之公卿大夫士為詞以悼之宗族鄉黨相
與述其事而吊之其孤夢錫緝為巨編復
求文於余余觀夢錫檢履醇固若有志乎
為已之孝則記所謂如執玉如捧盈如弗
勝如將矢之使國人願稱為斯其為顯揚
不已多乎而必以名士銘誄為榮也夢錫
曰吾聞一家仁一國興一國與一國與

遜是壽也亦庶幾仁遜之勸匪直為二父
榮也余乃為詩以贈之曰靜將物理驗良
知父母恩深報欲微群動芸芸覘夜息萬
生點々是春暉錯居宇宙猶同氣况此根心
貫一機理道坦然人莫究是家兄弟庶全
歸夢錫泣數行下曰必子也知我父子者
吾將為樓于闔廬之側而榜以雙壁子更
為我發之余方論次其事或以語余曰先
生制礼其遠近降殺之節使過者可俯就
不至焉者可企及父母之喪三年而忌日
不樂父母之服齊斬而兄弟菴褻言有稱
也歿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而今也弟以追
遠而亡兄以喪寧而卒白首同氣而旬月

之間咸絕厥命乃無過於札手曰不然也
札壞俗薄喪不能三年憂况忌日乎親喪
不致毀况兄弟乎吾以為厚人倫篤天性
將扶世以勵俗者殆有激於二士也而過
之云乎雖然吾前所謂如執玉如奉盈如
弗勝如將失之者此在夢錫不可以不思
也夢錫曰唯遂書以為記

潭州惠民倉記

嘉定之季年潭州守臣真德秀言所領州
生蔭阜蓄地力不足以給率仰穀于商舟
舟至之不時則上下狼狽雖有嘗平義倉
之蓄而令非凶歲毋發也顧守地于斯使
民盼之然無以穀其腹教惡乎施臣竊見

淳化中張詠守成都以市直準以稅使民
歲輸米于官明年春藉城中之民糶以元
直其後王曉韓億父子文彥博胡宗愈諸
賢又相與脩其法而守之至于今不能易
臣嘗賅諸故府有秋稅米合正耗凡五萬
余石出錢四千二百以給郡用臣請得
如成都故事斷自嘉定十六年使民輸米
貯之別倉榜曰惠民蠲槩量之贏罷轉輸
之費較以輸泉輕重略等於公家既無損
而糶之日自二月訖七月正新陳未接民
苦貴糶而計口給券視時直加損焉則於
城生聚為利甚博况又什其民以相保
受有麗於罰則毀券住糶保受者同之蓋

非特穀之也哉又將使休戚察其奇衰而
教寓焉既又疏其事以上于尚書而玃時
屬記於某曰是職分當然毋庸書然吾患
來者之不吾悉而莫我繼也某慨然曰公
無患焉仁義之心豈獨賢者有之而他人
不然也在易之臨澤上有地其象曰君子
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強夫地臨澤上切
近而相滋君子臨民之象也君子之於民
類也而出乎類以長之苟是心之常存則
尔過予責尔病予憫其欲教訓而容保之
也實之乎洋之乎有自不可已者吾將見
是法之行人心所固有推行而無津撓有
變通而無改更也又將見仁遜之興爭訟

之息自是法始民惟恐去之不久吃而誰
以易之或者不過曰郡少府之仰給于泉
其來以久不知其粟易泉固無乏於供也
輸泉始冬而冬春夏粟之期會亦莫不然
其或糶未竟而去它則粟亦泉也古人論
事惟義之是否而利害所不可計今始以
利害計之則亦見其為利尔僕蜀人也嘗
仕于成都於心定之法盖身履目擊之閱
襁一百莫之有改則以必諸義而叶維千
載一心也公何患焉公名某字希元建安
人以正孝直道歷中外幾二十年具守澹
也崇社修孝復稅酒興社倉營義冢行和
糶米建賑惠局凡以利民者無不為也敢

併記之以穀來者

道州寧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

詔

嘉定九年某奉使東川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某召還道九江謁周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寧遠雖最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予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恩子為記之某嘗聞人道之要有二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

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以槩見六抵合以并牧聯以比閭考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以德藝無一壞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業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迥道厲宣幽平已不能成周之舊仁鄙壽夭民自為之為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隆平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也而民之散已二三百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其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縣俛之然如窮人之無所歸

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矣嗚其困人第
子遠以垂詣天下後世民之義散者固已
不能遽返而為上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
足以俟來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
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况秦漢
而後李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泮甚董仲
舒嘗請諸不居大藝之科孔子之歿者皆
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賢
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上各按
其所溺以行于世不務記覽則論虛無不
為權利則銜詞采至是而不轉民散上亦
廢矣不有先生發大極本然之鮮明二曰
所乘之幾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一

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
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入之扶持綿延
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孳然
孤立荷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
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各挾其所以弱於人
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
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
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士末矣權
利諂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豪
末矣詞章伎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
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俾道之
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衰象而祠之
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上以屬之

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那有書以屬之天
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見孔孟之心
於千五百年之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
藏而入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與起者
邪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顏之所樂
地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李顏子
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
務記覽工詞章墓虛寂為能也得伊尹之
所以志則鉅刀豪末之得失不足以為戚
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
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泉州道士黃去華遇臨邛魏了翁而言曰

洞安郡紫帽山在郡治十里其陰有洞壑
直清源西勢之左右金粟洞天其名見於
道書所以列正千名山中為峯凡十有二
稍東為凌霄塔右有石鼓丹瀆仙趾試劍
其為仙掌諸峯及補陀巖又其右為洞可
容數人舊傳為真人受洛中羽士書而以
粟遺致書人歸視皆精金即其處也按唐
仙傳長樂鄭文叔與回翁皆師鍾離於此
郡立鄭君祠魏元德真人山舊有無塵殿
久而常新去華以橐中裝為錢三百萬而
一寓公巨室出力佐之為觀宇於絕巖堂
殿諸祠無榮翼奄涵鹿分列中建三教混
藏諸道釋及儒家諸書複寢重閣賓客有

學徒有舍其北有丕慈歸雲二亭其麓有
清水五塔山之半有飛泉作漱玉亭以面
之嘉定四年茂陵賜金粟之洞四字撤毀
賜緡錢百萬儲宮爲扁癡雲堂一時名公
鉅卿入請賜之號榮給以田產蓋經始於
五年之春落成於十四年之秋去華之用
力於斯亦既勤且久矣而獨未有以記之
敢羸糧以請于公余閱其事而有未喻者
且三教之設精粗本末言人人殊今日混
一云者將比而同之邪曰至而滋息生之
始也日返而遊散生之終也此聚散之常
理也今日有所謂仙人者常往來于茲跡
之而不可見然則氣有聚而不散者乎陽

降陰升自無而爲有也來申生屈由有而
一無也此新陳之常理也今必曰有所謂
無塵歟者歷年雖久潔淨不汚然則物有
新而無塵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放有日
耳鼻口之物則有視聽食息之則此可信
不誣也今日謂人以粟餓而爲金然則耳
目之所接且不可信况所不接者乎天不
得於言何有不求於心今余於是說未之
有得而不復反求乎心之所安爲亦強書
之决知其不可也道立曰顏魯公世之真
丈夫也府姑擲米成用之事非獨餽粟成
金者乎魯公書之不疑子安知六合之外
無是說也曰爾爲魯公有取於此乎王方

平日之為狡獪變化而公書之其果有取乎吾聖人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懼未流之害也爾師之初總之若存所謂專氣致柔此不過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為未甚害也然而動靜之理未嘗相離寂感之幾間不容髮今厭紛畏害而欲深自畜經以全吾生則自其始初固已改道器為二致其未流之弊學焉而不至者必將垢濁斯世妄意六合之外以求其所謂道而神仙荒然之說於是投虛乘間靡所不有而去道益遠矣道士曰然子亦言以告我乎曰吾之所謂道與師之所謂道終不可以盡合也

熙寧分使惟利郡守之推始削脫有城郭甲兵之費必以控于轉運往來滯吝不予則違時而曠事政宣之未與受其害至甲與以後乃又以外司農護餉而所謂轉運者僅為催科園併之司設官初意愈博愈失故封疆之吏無所告則戒壞弗著兵關帝治本以不弱海得無以變通之乎以當知而非居是官之書期會之問乎以估科舉以典德以幽打凡皆典牧立監而分

弊至此寧止者之所責將薄以明倫理斷以達即者建不邦南

也今之分道
 我祖宗志
 四時銓擬得
 其舉辟假
 厚望隆指
 以獨理也非
 有守無以塞
 廉隅也非孜孜
 以濟登茲也詩曰職思其外則慮廣而志宏矣
 當事也又曰職思其外則慮廣而志宏矣
 其亂曰或思其憂蓋無時而可也者余昔
 居是官也嘗以自厲而未之能信汪侯乾
 道拒使花敏公之家宦李遠有端緒茲事

甘者况
 今尤重
 官則聽
 非所謂
 心不能

也固已習聞而篤踐之矣尚敢誦聞以德
 于侯將書諸石與同志者共焉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三

鶴山文集卷之四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四

錫山安國重刊

記

叔州諸葛武侯忠靈廟碑六年

古者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皆有廟廟之
姓以昭穆為序祭非正主則不罷不
罷不罷姓同宗同族則不得與於祭
大蒸誓宗雖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
氣之尸與廟祀異自繇祀于晉相祀
于微周公而祀于鄭董安于而福于
趙大非先生之舊魯展禽至謂先生
制祀有法施於民以勞定國禦災捍
患之日然五六經之書終於無文漢
高起沛黃帝有祠迨其中葉故

侯有祠又其後也先墓有祠至宋平以來則墓祀尤盛極于諸葛公之卒人思之不置巷祭野祀朝論以礼秩止之然則士大夫至是尚知礼秩之不可喻也習隆尚充因人情之不可遏請即墓之近立廟沔陽而斷其私祀親屬故吏乃得與祭雖然是猶近墓爲廟特節不祠非親故不與也其後所至郡國爲他人之親立廟不知始于何年也非鬼祭之越望之祠無所無之姑即夫礼之變而言則有功有德於其國而祠之尚人心之不可已也叙故有請葛武興王廟至興國皇祐一再更修猶存孟蜀武興之名元豐三年賜瀘州廟客曰忠灵

而叙未之有改紹定五年遂寧馮侯邦佐爲守上距皇祐陸玄默執徐之歲凡三廟既以弟侯徽而大之以屬記于會祇叩守瀘道出叙侯要于新 答是後之成賸爵而言曰祠記之請願毋我忘予謝未也旣抵攸司馮侯又以書來曰公之行乎蜀江非一侯矣建興二年渡瀘之後由越萬而入則瀘之原也四郡悉平歸至漢陽遇降人李鴻漢陽今之長寧則瀘之委也或者猶謂非今江陽不知瀘有三重大渡水也孫水也瀘水也其源雖分其歸則一于即其言又爲探源索委而重有感焉且渡瀘公細事耳山川流峙千古一日而

傳注瀘訛靡有定而況公用蜀之心人得而盡知乎裴松之引漢地理書謂瀘水出胖柯郡句町縣古今異名既無以證樂史直謂廬峯地瘴惟五月可渡廬峯即今堡山是殆以郡名瀘指廬峯為瀘水不知是峯乃在不常縣之北於堡山奚與公雖嘗至江陽而非所謂渡瀘也哉或謂在徽外沙野城之境或謂姚州河鎖驛之實尤為無據獨華陽國志與雲南錄差若可信而二書亦相抵牾嗚呼周公瑾之赤壁非黃也庾元規之南樓非鄂也况公瑾元規非公敢匹而猶牽引傳會內非其實此地實公所行也人之疑信乃及不一竊嘗考之

史志參以水經入證之以建興南討之由大抵是水也始于西南徼外吐蕃之地曲羅東下三百又東注為三重瀘又東為西瀘水縣又東北會孫水雋水又北會大渡水其支分為朱提水若水羊官水緇水淹水咸會于越雋郡之馬湖縣由東北至焚道縣入江其地則西距黎雅東接五谿北抵瀘叙其通稱之皆曰瀘昭烈伐吳之役蓋慮五谿諸蠻附吳以掇我也亟使馬良招之至于秭歸之敗諸蠻果叛益州牂柯永昌建寧四郡枯險嗇禍渠師雖闔至於殺正昂縛刺史張裔以界吳人嗾孟獲以扇諸蠻越雋胖柯胥為畔援當斯時也使

雖閩不誅則四郡不平四郡不平則內難
未弭而巴蜀不得安中原未可圖也是以
南征之師勢不可已然尚以昭烈之歿須
暇之三年然後遣李恢出建寧馬忠出牂
柯而身自出越雋跡公道所從出大抵涉
大渡亂孫水破越雋斬雖閩絕馬湖禽孟
獲蕩平四郡遍歷三瀘遂南極脊池深入
不毛之地勒銘誓虛道滇水漢陽以歸以
予所知合馮侯所致公之渡盧昭昭乎聲
跡之可尋而叙之廟公也洋洋乎精神之
如在藐茲某敢以寡陋不辭爲謝乃爲叙
其事而系之銘曰人以一心奠位堪輿或
爲大小或小人儒其大伊何我居廣居我

立正位我行太途無詭而獲有軌而廷所
謂小人功不蓋愷伐罪似仁奇王似義會
盟似信險詐似知迹其本心假名成事行
之以正猶曰小器又其小者私欲齊皇
皇奕奕祗赫庸釋技本而言穿窬之類自
秦滅李周擇善利惟兩董公獨識此意是
開叔未蹈誼秉節迨諸君公儼如天日開
誠廣益引咎布失是心之度阜伊旦夷漢
主未顧隱然人龍殿既顧之前無二雄扶
漢植華天姦剪我以莫人極以宅帝表其
在梁益禹績彌密令其僅存八陣遺蹤在
昔風后佐帝有熊爰作控奇八陣所宗八
八相乘陣間容陣翕闕乾坤翼張首吞日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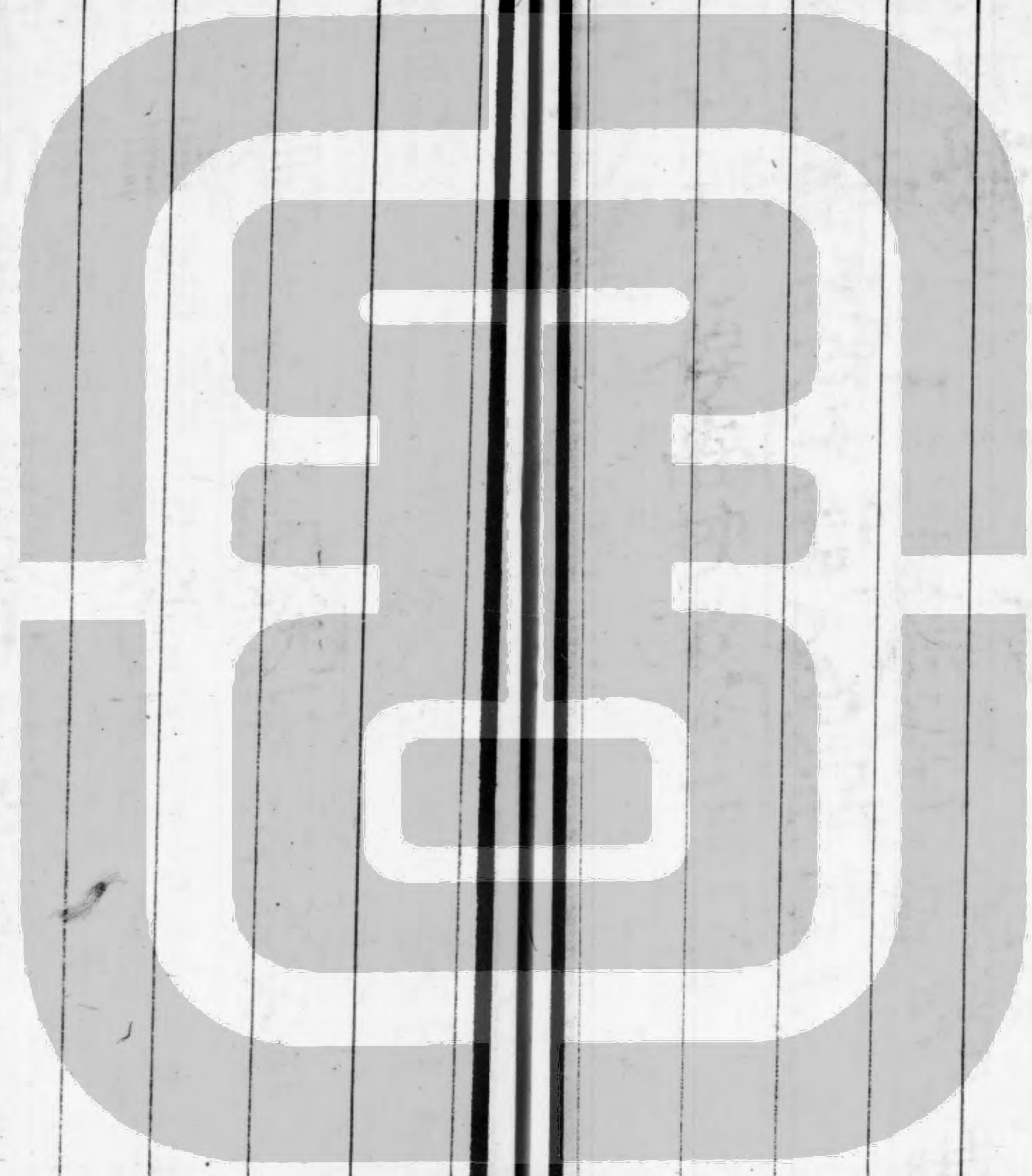
之先天方圓二圖後天卦氣以莫不符謂
此管樂謂書由歸跡公所為史牒可刊或
者謂公嘔血酸辛又云卧龍盍終其身義
理不競成敗論人人生海內曾不百年是
心昭之不典亦陳我盡吾分君之臣之功
成不成奈何平天

元符忠諫堂記

予昔為冊稜楊慶崇作誌其子邁以事狀
來閱其世有大父諱恂舉元豐五年進士
終承議郎予以書友曰崇寧措元祐姦人
定元符上書人邪等與而大父同姓名者
非此其是乎而先是未有識之邁曰郡乘
有之子其為我發之亡何邁來予書加不

閣又亡何李柱史李允又為承議之五世
孫仲炎書元符忠諫之家予歸自靖仲炎
請曰先人之敝廬則忠諫之故址也詩云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我將以忠諫名吾閣
予為記之予慨然有感於世道之變人情
之反乃至若此且曰竊曰邪名之至惡王
法之所必誅也人之於先祖也為銘物為
烝彝鼎為廣誌稱美而不稱惡今崇寧用
事之臣籍其祖於邪昔附其事於竊黨而
子孫矜以為榮名實不已矣乎竊嘗稽諸
五三六經之傳自君君臣臣父子子兄
兄弟第夫夫婦婦以至仁義禮知之性陰
陽柔剛之分卑高貴賤之等是邪邪正之

別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未嘗有無實之名也故聖賢之言名不與實對迨周之衰始有名與實戾者名之君而實不君名之臣而實不臣以至不父不子不兄不弟不夫不婦無特無之夫既名浮於實則於是是有名實之說建其又甚則放辭者盜立非刺矣嫉世者溷夷廉跖矣至楚人則白可黑矣上可下矣至秦人則鹿可馬矣黑可黃矣至漢則鸚鵡可鳳矣至隋則野鳥可鶩矣然而以格人元夫為姦邪播之詔令勒之金石書之史冊不思不疑如京下之為則未之見雖東漢嘗以黨人銅士大夫季唐牛李相傾相軋不極於乱不已固



元詔免策士趙文定公始以紹興五年詔
書賜弟由虞忠肅公之薦乃得召對文守
而後首選又二十有三人皆未有不薦而
召者議者謹曰以科目取之而不以科目
用之安在其爲舉首也不則曰蜀遠行都
遠而見遺乃其所也是皆然矣以愚官於
窮達之既定者則有非人力所能升沈也
人之器識因不在初請無以他以資之士
言之文定幼負奇氣軼群邁醜發爲詞章
閱祭博大故自中興以來冠類試者三十
餘人公所誠言人即知其爲宰輔之器此
何可以強致其後張義立之剛毅不撓何
從叔之端厚無華人亦於如進焉知之且

陰陽五行持二氣之大分而經緯錯綜氣
聚而形化則人物生之於是乎有剛有柔
即剛柔之偏於是乎有善有惡剛之善也
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粗以厲柔之善也
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
者命於氣稟之剛柔則柔既分厚薄斷矣
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
不繇之此誠非人力可居升沈者唐人謂
士之致遠先器職後文藝如王陽盧駱魚
有才而浮躁偽露豈享爵祿者夫其浮躁
衡露則氣稟之布然也氣稟之薄而望其
器識之厚爵祿之富得乎然則爲士者果
無所用其石矣曰不故也志有所守而大

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之不窮夫如是
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其幼而學也心
不肯襲浮踵陋以至平苟得其壯而行也
必不肯計功求獲以安於小成况又能行
之以剛健守之以篤實則輝光日新雖引
而聖賢可也奚區々科目名位之足云竊
意馮侯之乞言將以告于邦之士也故爲
發其義者如此

綿竹縣胡橋記

前知綿竹縣宇文吾叔炯今列屬版曹自
財賦所抵予書曰走也不敏爲吏于紫巖
之每惟是邦世載人物予不暇悉數也
而其尤著者如吾宗止々先生爲碩綿儒

范忠文公程大夫父子丞稱之魏忠獻張
公以精忠大義為中興名相其子宣公則
我之所自出也又以問學為世儒宗流
風蔚如實啓來哲而無以致高山仰止之
思也迺因人士有請度地飛鳧門外瀆為
湖周廣六十有五丈伐石凡四石崇四
尺架梁其上而屋之衡從合十丈以通南
北車徒之往來始紹定四年春二月戊午
訖夏四月壬午竹木土石之工凡三千九
百六十有五合為錢五百一十九萬有奇
皆節縮浮蠹以營之人見與梁之麗質接
紫巖敢如虹卧皮而不知後之我加與壯之
所自出也願為紀其經始之勤而明其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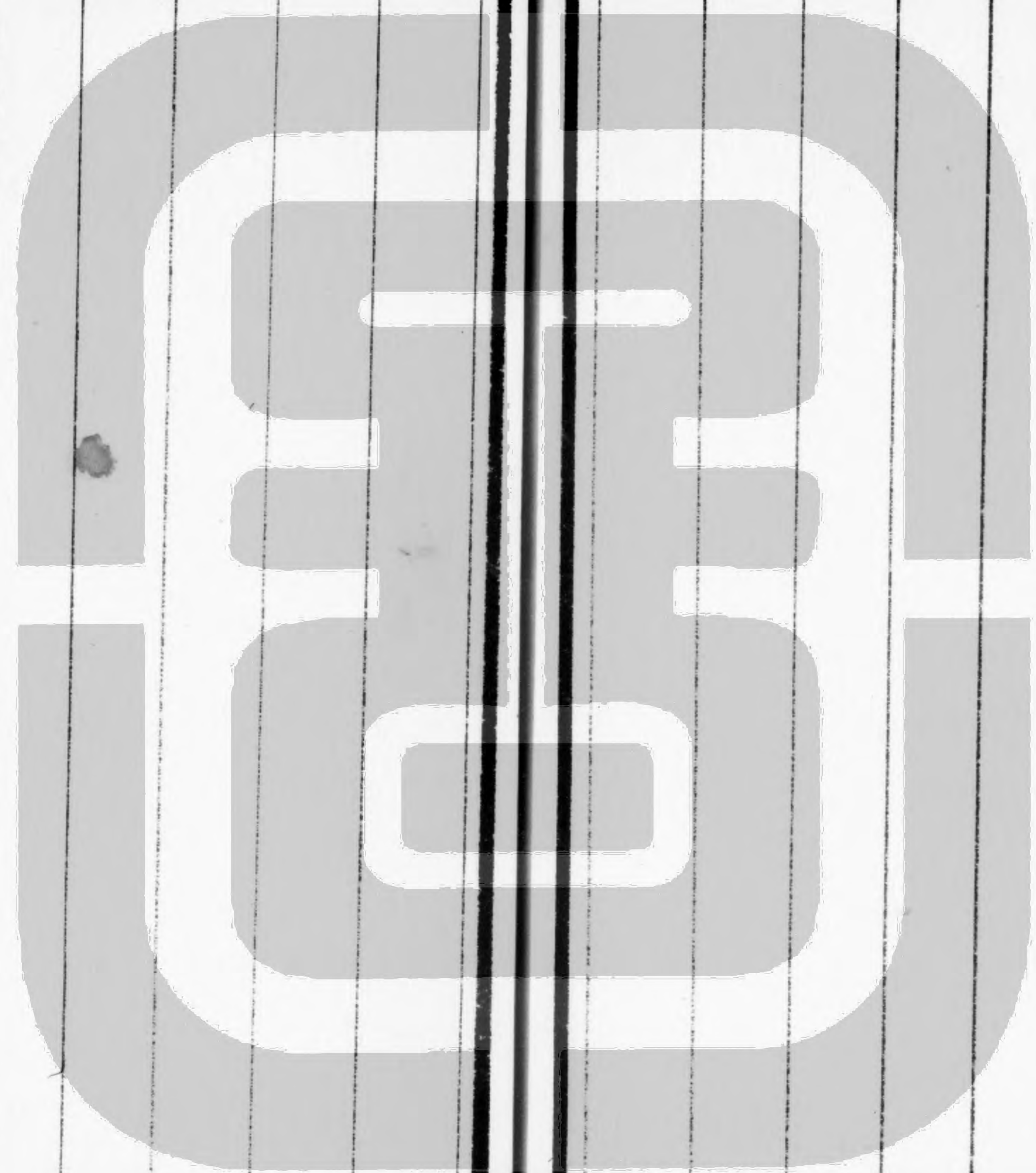
德之志三嘗謂孔子問居之篇不知孰為
之亦其言天地之神為風雨霜露為風霆
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
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氣在躬氣志如神又
舉詩以明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
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
鍾而為人是一心清明與宇宙之內死而發
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申
之生乃繇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
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
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
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然則是豈數
數然哉若紫巖之諸賢者貞有以闕盛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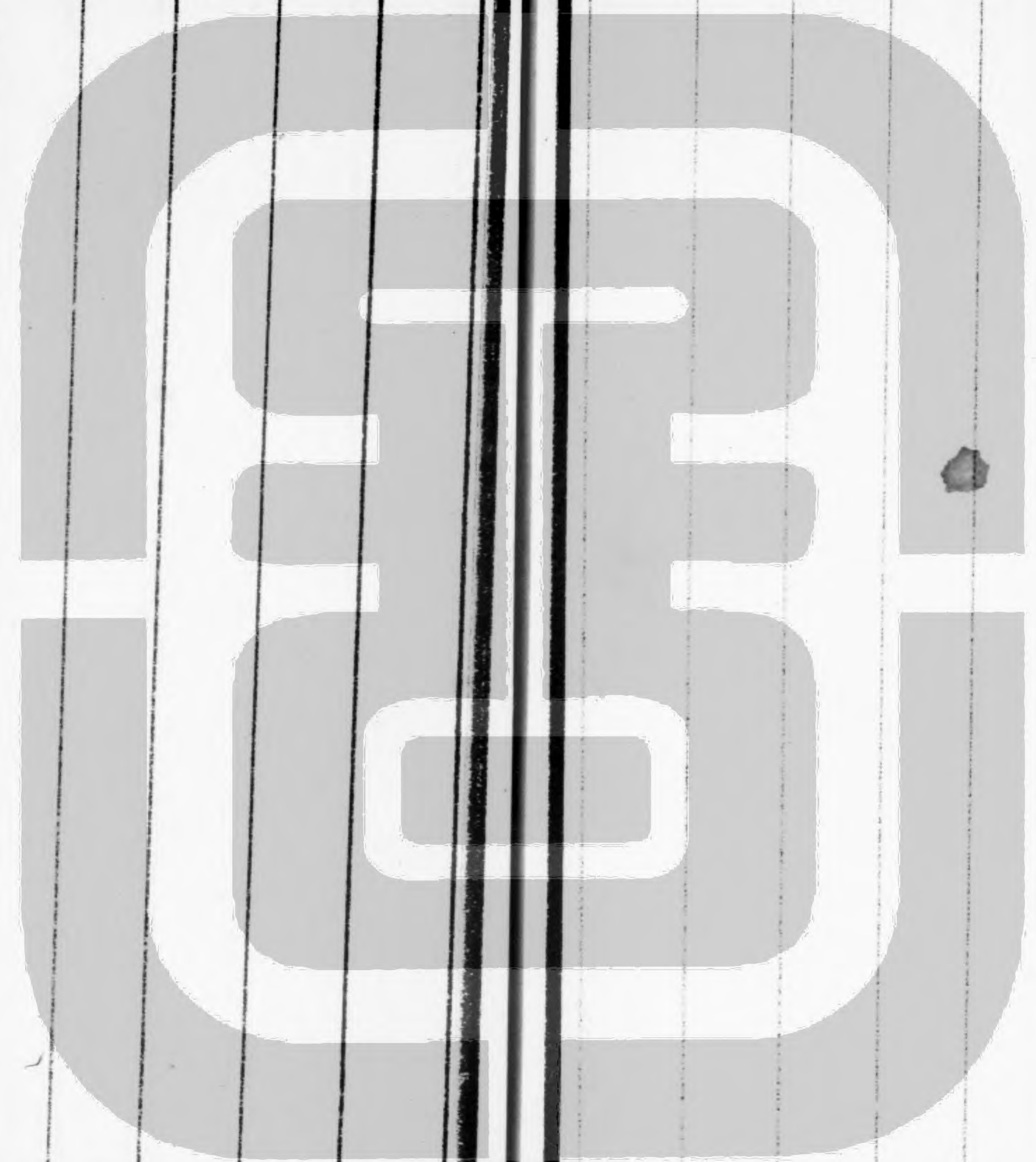
之運當消長之數矣因西叔之請併發其
我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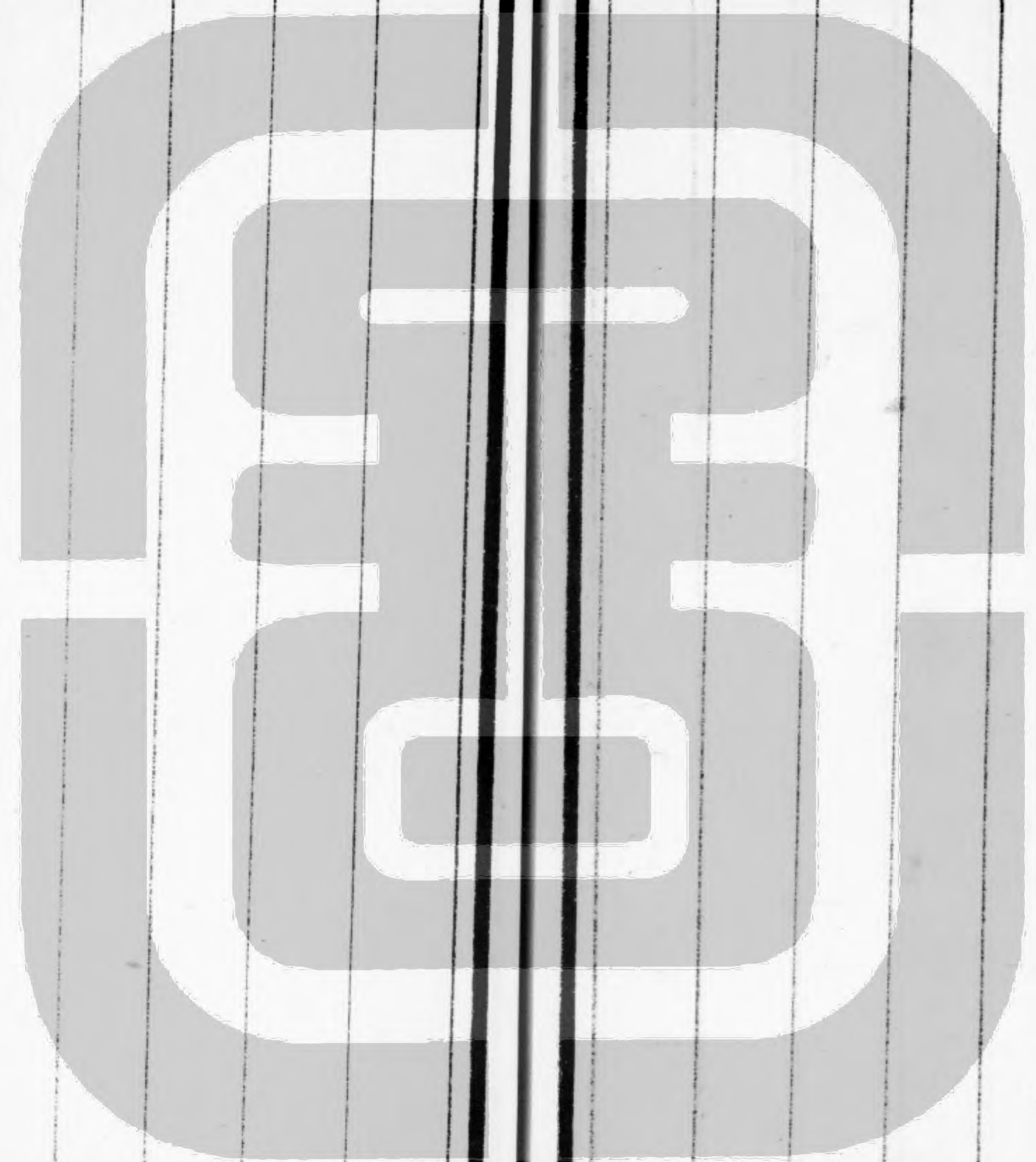
普州貢院記

禮部之有貢院自唐開元始國朝科舉雖
襲唐舊而貢院之或廢或置或毀或復至
崇寧而後有定所政和二年從董正封之
請諸郡得立貢院然舍法既罷則貢院亦
隨廢矣蜀自中興以來生聚教訓既百有
餘年儒風丕振應書之士歲滋月益而諸
郡校士非學宮則佛舍也其特爲之宮者
遠則六十年近止三五歲耳普於東川號
多士而亦寓于學宮嘉泰中郡人嘗議卜
築其說曰即亭試士毋害也而前奎後枕

1875









靈而為人雖貴賤有分定戚疏有差等實
 同躰也古者比問而居夫井而耕出入必
 相友守望必相助羨不足必相補凶荒必
 有待委積必有給莫非使民相生相養以
 輔成天地生之之德所謂由溺取飢內溝
 捷市油然發裹非有為之之地也後世以
 身發財者膠固滯各入緩急扣門拒之恐
 不悛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與萬
 物並生則與萬物同躰乃今朝圖女惟不
 越於一家一身之私吁大之予人也顧使
 之自有餘於一家一身矣乎人而不達乎
 親親仁民愛物之分藝則陷於不仁而非
 人矣予歸自靖之歲洪雅毛君拱已介予

友史叔欽予謙得見自言其家世崇德好
義道行於庚子蓋無不能充是心焉嬪董
士族也嘗損金市田歲儲其入而昏嫁而
喪葬而疾病而貧不自瞻者於我乎給董
歿拱已之東餘金以廣之今為田百畝別
其王祖之籍業之牆園書其疆畝而字之
曰慈惠莊懼後之不我引也願得一言以
為子孫之衣予語之曰吝嗇者陰氣之常
亦有精見理道頗樂施予不過泥滯於佛
老卜祝之間至於力行誌身予當其義不
為異端詠可以為難予能充是心而行之
子孫安有不能以是心守之哉文正公吳
興義田三子今莫敢廢予無愧於范公之

心端百十可知矣子何病諸不然匪義之
循惟惠之行如異端有施有喪之說責効
於旦夕是有為為之本之則無其能久乎
毛若作而曰拱已雖不敏願書以為記

夔州卧龍山記

予久聞夔州卧龍山之勝開喜單於之歲
歸自王朝至蜀門則避地之荆者蔽瞿唐
而下將登山而止紹定單闕之歲还自南
遷至蜀門則避地趨峽者蔽渝江而下又
將登山而不果先是丁文伯為帥守嘗以
記屬予建同朝又言之中以不一山恨
恨弗慊也又二年而予守瀘山之主僧曰
惠行叙山中之槩以香前諾其畧曰山為

山之望山趾距誠僅隔襄東一水其上
成爲平寺寺雖名咸平而有天成長興開
寶題識非始於咸平也寺之上有五龍水
又爲野豬池地上爲山又數里乃至絕頂
耆舊相傳謂諸葛忠武侯駐軍此山池曰
飲馬田曰東屯田所殖稻一畝無與並美
寺居高峯極清寒盛夏可袂衣山之泉之
松人謂杜子美貞諦寺詩變之諸刹惟此
丁當是必爲真諦理或然也四朝御書閣
與善法堂居中照烈帝忠武侯相居左右
後爲便坐上有周閣又上爲文室傍翼窓
軒凡二百餘楹古大士祠宇前出通觀音
泉越野橋有一大亭巨石與喬木雜錯泉

之卒實不在永安亦何可不祠一時君臣既
社而祠之矣復慮夫委之空山無在爲守
也則爲寺以館僧將爲永久之圖此皆後
世人情之推典禮之變苟以致其誠信者
無不盡也而予謂又近之實則固不在此
方其以崎嶇之蜀抗鬼域之魏強弱不敵
也蜀師未出而將星夜損使操懿君臣肝
衡得氣勝負又不侔也陳壽以私怨作史
如此管樂書申韓以訖于祁山之役憂患
嘔血誣謗亦非不多也然而有不可得而
泯者夫天命不已物生無窮彼近功小利
與人之氣形卒緣乎盡而是心之止於所
不見感於所不緣者昭々灵灵著在方用昭

烈君臣尊君父討亂賊之心與山川俱存
以到于今蓋不惟成都之繪象渡瀘之遺
跡夔子之故祠邦人扶植愛護莫敢翦拜
雖入陣之見於新都沔陽與金魚復之蹟
四頭八尾隅落鈞連隊陳相容觸處為首
所以寓先天心法之秘者雖陵夷谷迂是
陳也亘千載而獨存殆若有神司之彼操
懿君臣欺孤盜昇雖萬世在後與一時利
害不相涉也而三尺童子且唾弃不之顧
陳壽証蟻公理人之視之如見肺肝亦祇
以自點然見士之以千載自許者其必有
發於斯言矣惠行潼川人文伯名蕭嘗為
將作監今經畧廣南西路立朝鯁挺故其

所崇尚者若此

重建四川總領所記

大府少卿四川總領財賦安北望自益昌
以書邨某曰吾所居廨自開禧至紹定之
遇單閼之歲皆危寇鈔矣仲不侯承之於
訖潰之餘披荆榛以舍官吏大懼無以存
吏射一民聽乃即舊址更治寺之門西鄉
而為堂樓以鎮之左控寶峯右拊烏龍西
指劍關北奏三泉復者之儒富堂於樓之
東凡皆篇縮浮費以潰于成昔天子之命
我也曰將肯給餉上下通情當勿乏興濟
我戎事矣仲敬共夙夜無敢失隊今名堂
曰通濟以識弗忘接名此定則取鄭亨仲

剛中思耕亭語子爲我記之某作而嘆曰
於赫王明照知萬里使兵自食自食上
下不相恤也有無不相通也胡可以一朝
吾此望所以答揚明命之意美矣盡矣而
予敢以淺陋辭雖然餉所主財稟宣制司
主軍民二司之不相爲謀也久矣蓋自建
炎二年張忠獻公宣威川陝始承制以主
管茶馬趙應祥開爲隨軍轉運使總領四
川財賦雖云總賦未以名官也張公虛已
以注趙公盡力以報自忠獻之去則交相
爲喻矣吳玠與開爭陸運而吳趙始不成
詔遣都漕親督錢糧以應吳俾制置大使
席益趣行大光乃以轉運司錢就糴于果

是代楊者任君處厚一淮沂公與南海崔
正子是依僅克有濟崔去而鄭代之日五
州三關以內日廢月削極於近歲而益不
可為矣歲人不及二十萬緡而歲出倍之
四大軍歲為糧百五十萬不關外居之而
漕運裁一今二年之間失糴三百萬石關
之內外七十餘倉又為灰燼則官軍民卒
九百餘人所仰哺者惟一分漕粟耳幾何
而不乏於供乎其之生也後猶及周旋於
泰禧以來諸公間竊以為今之所謂四總
領者各雜同而實則異事雖久而實則異
蓋江上三總領自朝廷歲計其費為之科
撥而四川之歲入不能半其出則朝廷不



原件短缺

P22

問也總領之始所以察諸戍之欺且吝也
今不惟不能以行其職而一司當入之緡
當行之事反見侵於他司然則將爲之弛
弓而更瑟焉其訓詞之所謂上下通青者
乎上而朝廷以時科降歲有常數不必待
其請也近而制其捆減戍併屯虛實相知
有無相通不必責其償也夫如是又以制
捆之令行於戎司覈窺籍明功賞息總賂
行於監司牧之信期會節浮蠹登於財行
於並邊諸郡固疆場以墾荒嚴戍守以衛
農毋從便文惟實德是踐毋事苟充惟經
久是圖則日積月累政行令孚蜀其有瘳
乎易曰樽酒簋食剛柔際也此上下同心

大夫論謂其知道時二程子年十五六道
從之游迨嘉祐五年僉書合州判官年方
四十宗範又從之今紬繹其養心說大抵
與通書聖學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
斯理者蓋鮮嗚呼何三子之立志不凡而
聞道甚早與夫人生於所間而與天地同
躰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
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養
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
有一身之私問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
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
欲達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諸道至於富貴
所欲也有不可處已所不欲有不可施則

卷之四十四
二十一

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
必至於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為至
是理也魯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
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以至無欲不其
矣乎曰不然也徃不能感性之欲也知誘
物化則為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
道而季康子於由求於申括曷嘗以其
欲為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極其言曰
天理人欲同辨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嗚呼
孝者之當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姑
識其說與孝者商之

眉州江鄉詒記

眉為西南空道郡寢之西故有舍詒以高

使客而遠於大江舟行之人澡濕無所江
有亭曰共飲僅容袒帳予為拓而大之門
堂戶室視昔苟羨然左挖神宇右阻民廬
未能盡如初志也臨川李公甫某為守又
為增拓為復故亭扁跨中唐為便坐前阿
後翼左戶右牖明麗堅緻飾以花木周以
宮牆而移書某曰予也物為此者蓋卒記
之予嘗攷五禮之說雖有見於虞書而孔
注自為抵牾至周官而吉凶軍賓嘉之目
始見於經夫吉凶人治之大者義廣而教
繇固也而二百六十官職掌之關乎賓客
者七十有六天官所總實居十八蓋自司
閔岐闕以告司徒令野修道委積掌訝逆

賓于疆於是共礼酒共陳酒共稍礼共齊
道以至牢米瘠羊澤物幣齋各庀其事司
儀致館環人授館小行人眠館蓋無一而
不周當是時也不獨朝賓國客為然有委
積焉甸聚焉以待羈旅雖行道之人亦有
廬有宿以舍之食之矣非古人屑然為
是不急之務也車馬有所實從有代伯政
猶然故隸館以責晉與梁以議鄭里侯以
覘陳不曰道路館舍之事而不足以為政
也予恨是後不能盡如初志而公甫能卒
或之故予樂道其事不復以不詞為辭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四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五

江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記

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贈大師劉

清惠公祠堂記

尚書郎刻全叟即予以書曰先君清惠公
早孤白奮紹元祐家聲於黨禍流離之餘
出入中外幾四十年晚守潼川邛人德之
不思忘自郡及邑既象而視之然未持祠
也端友不佞猥以宝章之直司臬東川邛
人曰吾清惠之子也合筵以請乃土其地
于郡北長平山築室三楹而厚祀之旁曰

楚亭以傳于愛棠之義昔者爲十縣代後
有記蠲租有記蠲米麥之耗有記北山之
詞二廟廟之祠中江縣之祠與郡屏之市
曰符書亦皆有記于先清惠匪惟同朝
之舊目常刺部于斯守藩于斯今斬靡之
沒考成而舊人之存無幾記載之筆必子
是屬予謂公平生大勤識于碑表冠于齋
綽昇鍊于大史氏議于奉常考功昭昭曰
星之垂奚以予言爲也矧惟郡縣吏所去
見祠非卒渙立廟之意今祠之多記之備
而只以屬于不肖不己贅乎將辭諸使人
復自惟念古今異制即國異史固有遭將
爲法緣情制札者且古者裂五侯二上以

天子共守天下沒而奉祀則有祀宗卜
史典策分物祀于大宮宗氏分族共其職
事如懷姓九宗之於晉殷民六族之於魯
蓋建邦啓宗世襲其位則世祀其先也若
卿大夫士爵祿有列於朝亦得以其等殺
立朝于家內賓宗婦昭穆以序皆不失乎
萃渙之意自許田立魯別廟而鄭人奉祀
三家分魯分晉而各主其廟大非先王之
舊戰國而後宗法廢絕廟祀之不經久矣
况自罷侯置守吏如傳舍才在下中者苟
容以求全而貪沓殘暴者民盼然疾視
唯恐去之不亟則民安知有故侯之祠苟
幸而遇廉平之吏有德于民民幸其有以

福我也則非以選表召亦以終更夫吏民之愛戴者雖欲借留攀截終為其文於是而度越古典築館圖形以奉嘗其守宰亦人情之不可已者又慮其善政之無傳也為文以記之慮來者之去籍也勒石以永之豈無尚德懷賢抑以廉頑儆貪茲其情不既甚切而滋可矜者乎其間豈無出於驅迫本於諂佞者然吏去則祠毀辛而勿設則荒穢弗治徒取笑辱焉此又所不論也惟清惠公以文獻故家發身科第清心於己一介不妄取于御命致庭威名播虜後以從臣守荆正韓侂胄開邊姦人乘時造譽公首戮朱勝威行南國侂胄憚之以

公遷蜀守漢中劾察吏之從亂者守潼川拯民于焦土逮解振滯已責蠲逋度地以若民發廩以振乏儲書以勸學市田以養士前後為費數鉅萬蠲失火之家貸緡十餘萬又為潼人請于朝永蠲米麥肯耗歲為石二千七百八十最後又蠲諸邑田賦為緡八萬四千有奇蓋居郡五年苟以利民者無不為也嘗上疏乞身詔書報曰卿守荆江漢懷惠守梁梓巴蜀稱仁有臣如斯朕將褒表不暇願欲引年而去可乎蓋遲留至五年而後去然人情終弗慊也祠之多記之備非其情之不可已與其情之滋可矜者乎諸葛武侯之平民巷祭野

祀朝論以禮秩禁之不可卒使近墓立廟
邦人思亮不置而愛其子瞻每朝廷有善
政必曰此吾侯之子瞻所爲也嗚呼鄭人
思威公而愛武公晉人思察武子而愛威
子蜀人思諸葛公而愛瞻人之情至於愛
而不見圖其形書其政猶以爲未足也而
移其愛於子孫難以見斯民秉彝好德之性
亦由化敬俗媮入幸於善人之見故愛之
切而思之深嗚呼全叟而登斯堂也睹斯
義也知人情之望於我有若此其厚也其
益知自勉以克修于前列矣全叟嘗歷合
龍魯中四郡守擢全部郎中由成都路提
點刑獄移節潼川所居有善政其子震孫

自通判隆慶府以方伯之薦召赴都堂
察清惠之報庶其在北云

壁津樓記

成都路州獄使者吏部郎游景仁以書邸
予曰伯之先人嘉泰間守嘉即城之南暇
江跨堞而爲樓焉陳益之取水經語名以
壁津後三十年伯以使事來而樓無以存
吾不忍考志之弗嗣也仍其名而復之其
視舊如崇樓之崇三於舊最下爲堂曰寶
忠以識先人易名之典子既大書而揭之
矣盍爲記之雖然吾之爲斯樓也匪以爲
宴娛之供每一登臨憂感交集蓋未嘗有
忻焉昔者張義立夷佛難之險是矣弟水

勢目高臨下且暮齧城足傳城而居者廩
廩然吾雖在寮吏盡力於匱猶且為支流
以泄其怒而不保後來之我繼也樓之右
三峩衡陳其下中鎮諸柴實邇夷畧險所
弗及阻木以為固而郊於是邦也今懼
然吾雖誅犯令者而憲之禁亦不保後來
之皆我聽也蜀餉為粟百五十萬石佈西
州者居多歲侍以稔惟都江通濟二匱而
預蠹弗蠲歲北不登吾雖廣思集益損其
故之十八今舳艫相銜登樓日送三軍之
庶手可飽抑又不保匱之又而勿替也
又思之所憂有大於此者豈訟之不卑
揚以珍今傳爰之不幸而詎於我吾不

能盡心焉匱能如水何職思其外
三垂之不戒寇盜以興雖一守之粗定軍
餉之無闕亦將蹙而無所騁是乃范文
正公所謂進亦憂退亦憂者子將何以教
我嗚呼予嘗以弘毅為景仁發室今景仁
之慮及此其庶幾亡愧於斯二言矣予予
嘗觀易六十四卦乾坤之次即為六次其
謂天一生水而成於六乎剛柔始交而難
生則聖人之憂患實昉諸此蓋以一陽而
陷乎二陰險也亦勞也既險且勞聖人獨
能忘情乎故乾坤既定即次以屯君子不
可以不經綸也及其見諸經綸以濟險難
則又以未濟終焉始乎屯終乎未濟君子

無一息而不憂也景仁觀水之激則憂在
城覩訪之壞則憂在餉即天水之遠行則
憂在訟憂其可憂而又憂人之憂憂人之
憂而又憂後人之不見憂也非弘毅者能
之乎雖然人能憂人之憂而後能樂己之
樂內有可樂則仁念發達人頃焉往而不
憂不則物足以勝我氣足以役志其不憂
樂而樂憂者幾希景仁之先人名某嘗主
司農寺簿紹熙之末國有大議自司農發
之景仁不隊厥紹今端平改元天子有紹
召爲郎從施諸事業有引未艾云益之名
謙義立名方

瀘州重脩學記

瀘故有孔子廟在州郭之北唐咸亨所建
也迨慶曆四年詔州縣興學爰始除舍以
羸生徒元祐五年徙廟于州南紹興中
始置教授自崇寧說嘉泰雖三歷繕修然
今既三十年矣某起家守瀘以故事謁先
聖先師堂序若將壓焉則撤而新之前端
門術後建齋寢左右列從祀位又念廟宇
不可泯也更建東西序築師生之館于外
尊壘爵洗故以梓今范金爲之凡二百一
十爲有司制冕服諸生製衣幘後未既會
某以君命召上曰公無一言以告我乎某
對曰吾幼而事之孔子孟之書也壯而欲行
之率不與事儼今願竊有告焉且古者國

子舍于下宮教于師氏而時會于大司樂以習誦弦以享樂舞萬民居于此間教于塾師而時屬于州序以受教法以正齒位皆非常廩之士也自漢景時文翁為蜀郡守立學官置左右生而郡國養士始此武帝立博士弟子員而大李養士始此古者以有道有德者教國子父師少師教于間塾蓋禮所謂鄉先生國人所視為矜式者故於射飲則為遵自鄉治廢而教法壞至新莽始於校李立經師繇是相承有郡文學州博士之等迨我慶曆設教授之官始也猶聽舉人自擇熙寧以後命於朝廷命於吏部則皆聽之資格矣古者有養老之

言有旅酬合誥蓋李校公論所出也自春秋至二漢此意尚存迨其後也規約日繁禁防日密至蔡京專國則憲禁申今如謗訕朝政如造為飛語皆坐首罰至于今未之改也雖然是特學制之變耳其如廟制則滋異昔間古者祀祭言之別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設不設不祭不旅不釋而可以言言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于故宅闕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李釋典未知先聖先師為誰自載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等武帝釋奠于學雖坊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帝二年廟周孔子曹監迨正觀定

為孔子為先聖而黜周公於是牲牢器幣
日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矣古者弟子之於
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
字以別之字之至貴漢初猶然而新莽不
知仲尼之為尊也妄為作謚然宣尼之云
未設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崇
謚為重王封為貴矣古者惟功臣與高天
子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
二子于孔廟然亦不出闕里也正觀末如
以左卜諸儒從祀火學而武成王之祠亦
倣而為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如諸儒以三
等之爵而州縣學官咸有後祀矣夫是數
者孰非致隆極美之事乃肇自漢景武而

盛於魏晉齊梁隋唐以後然則五三之也
非與易書詩春秋不可信與化曰貴人未
及聞知則美化善俗宜有以遠邇三代而
民之羣滋世之治亂顛相及若此則又何
在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名則
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
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
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
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
也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六射
六事九數也民小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
於奇器異物不僥於淫辭故有不蕩於茲
聲亂色徒聞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

陽山文集卷之四十五

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衰
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趙渠
系壞田制田政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
不能復於是談深邪道之言得以乘虛竊
入始也孔老離立又之而釋氏參焉蓋自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風震電下至蟲鼠
草木皆為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吏胥徒
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
亦無一而不改先生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為
疑也使於是時入下為之建學之師示
之以五三六經之準的則生民之類幾何
而不胥為夷也然則學盛而負廣霸降而
不斲其殆起於異端日熾大道寢微之時

乎士復請曰託學校者多矣而不及此亦
曰生於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且迂乎曰
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未之間也
千百年間習焉不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
以塔廟之議曰庠序以是胡之教釋聖言
今日無益而未之間也豈孰為有益乎乃
次第其說勸諸學中以誌同志相與敦求
墜典搜索遺言期紹世間來哲為萬里
建長治之策為時其無育聞風而興起者
乎

廬州社會養濟院善舉記

天運無窮物生下已入之性無不同也然
而二氣雜糅強弱異質忽修異教貴賤富

貧異分所貴乎君公師長者恒乎兩問有以品節而左右之某自流南齋程魁與鄰誠不自意生返故鄉起臨舊鎮益思所以布昭王靈如惠遠服修技官增學廩創縣庠緝誠郭植觀關念民困於科糶歲以四萬緡敷二萬斛前官雖嘗市田代輸而行之僅二年乃以需事之興張田以位用度此事中廢予為出少府餘財斛增直二千雖然不惟小惠不可徧也亦恐人心不能盡同行之久近未可知也又念城內外七堂今乃創社倉于四隅以特糶糶為穀二千二百五十斛然而舊設新升之交細人夫作悉等得穀春輸無所出管錢萬有三

千糶米二千斛為倉廩於報恩佛舍之西廡歲貯田租七十斛以備消耗一其槩量糶以元直特以制物低昂也又慮社倉不能常糶乃與寮吏躬視城南養濟院而增廣焉院始創與太府寺承王公大過有序有室有府有庖歲八千三百斛約其所入可飽百人第歲又脫削所養視昔財半命復其數選吏覈實增置官田若干畝增養百人庶乎老且廢者有養疾且病者有療孤有幼者可以成人鰥寡者有告也則又慮死者無所歸也乃稽州之義冢自故相趙文定公創於貞如寺之西徧旋以地隘不可更拓李侯寅仲又嘗更創於寺之南而

男女混殺中羊蹂踐過者顙此所為相地
於使君崑下山從西北來襟抱環合廣深
各二十文出緡錢三十萬庚之釐口為冗
凡無主之喪全而藏之周以土牆飾以門
術分左右以別男女書年狀以待子孫秩
廩給以處守者亦撥田租十有三斛歲儲
其入於常平庫歲掩埋之命鄉之仕者傳
朴李有之司其事規置既成人曰吾侯之
為是也節縮浮費凡四方之邦交之幣獻
不有其一錢以臻于是之不可以無紀予
惓然曰是惡足紹也古之為政社有用者
有歸幼有養矜寡孤獨有秩瘠聾跛瘖斷
者侏儒有食其徙也相授死也相葬下辛

崔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六

朝京集

錫山安國重刊

成都府錄事廳題名壁記

錄事參軍之官始于後魏隋唐以來名号不一或曰東西曹掾曰司錄參軍或又為錄京國朝訟唐制舊府為司錄州為錄事乾興元年後參軍之號政和疑為行軍之稱而更名為掾建炎又復其舊自郡州異置牧守異長辟除選調因革靡常而大抵皆以總錄衆曹糾絕寔失雖長吏有過亦得舉彈號紀綱掾其任至重而不輕乃自近世雖僅為獄市帑廩之司然所關亦

不小也成都為西南大都會制置安撫司
所治六十州訟岳所之錄掾所掌則視他
郡尤為利寄况所事者牧伯監司之官分
位不絕之爰論勸之事往之吏不能自達
錄掾持謁請問乃得閑白其過寬民易事
之長從容開說色受氣許此亦易之耳晚
宣驕長傲之人盛氣凌壓則非獲持自立
者鮮不回撓於此又可以觀人之所存致
之於史唐人杜景佺嘗為州錄逆折司馬
之不視事一時高風人所欽嘆厥後仕武
后朝毅然獨立使淫虐之主母不能慧羅織
之焰不得煽卓然為一代名臣究其事業
實堪與於是州淳化中忠定張公知益州

又以秋光山色之詩得一糾曹而更佚其
名是雖無杜君之赫赫而從容自得於挫
摠不伸之日亦足以廉頑而立懦乃知官
無崇卑士無窮達隨其職分皆足以行已
及物也陵陽鄧君某嘗諗予曰錄舊有廡
歲又摧剝吾撤而新之堂序苞涵既皆塗
墜而嘗仕於此者吾將來其氏名考其才
劣而加警省焉乃漫不可得訪諸宿齒參
諸象魏得譙公師弼而下若而人公自紹
熙十四年四川類省試以易李冠同經生
明年賜第又十年來居是官則子之因母
之父也有德在人今將以為題記之首蓋
為我志之予義不得辭則摘夫嘗仕于此

而風節之者志尚之冲者以備壁記之闕
嗚呼人生海內一氣聚散曾不百年耳而
人之嫩惡一書其氏名則皆得以目擊而
心諭焉至其有大嫩惡者則人、得以口
誦而指數之人心之灵昭々乎其不可欺
者盖若此然則以其昭昭於人者而見賢
必思齊焉見不賢必内自省焉是記之所
以告新淑後不既多乎

太宗正司記

太宗正司故與開元宮為鄰紹定四年災
寓治睦親宅五年六月甲子詔以天慶
坊魏惠憲王府舊址為之屬有司賦丈慮
財為備二一餘萬而職歲前後所發裁

其半判司事嗣秀王師彌斤其私藏以承
上意自六年六月戒事至明年端平改元
八月甲子落成上書屬籍之閣四大字
以寵靈之門塾堂垂清康序室公館更富
庖福儲侍鳩得告功王過了翁言曰願子
識之了翁謝未能也王曰子以宗伯載筆
大史而子焉得辭之予佳古者官之長必
曰司馬正而周之宗官獨稱伯以別於六
官之長則所以重正躰謹牌合嚴宗祧也
或曰彤伯嘗為宗正顏護軍辯其不然矣
建秦人始以宗正列於九卿僅掌親屬而
宗廟之事屬之奉常大失古人所以敬宗
之憲至漢魏隋唐迄于我朝因之不改昭

陵念宗子之無所統一也始於宗正寺之
外為夫宗正司以皇族領之治平元年增
置同知事元豐官制行又以宗室團練處
以上有德望者為長而一人焉二之若位
高屬尊則為判凡以承寧非協糾邊愆違
祖宗厚倫之意至是逾密矣雖然予以古
制參之尚有可言者古者以廟序宗廟曰
宗廟室曰宗室器曰宗彝祀曰宗事姓曰
宗盟而掌札者由虞周以來皆曰宗下及
都家皆有宗人將以別姓收族寓不言之
教也是故天子之元子為大宗以繼大祖
則別子為諸侯者各為一國之大祖而不
得禰其先王諸侯之元子又為一國之

宗以繼大祖則別子為大夫者又各為一
家之祖而不得禰其先公繼別者亦謂之
大宗所以別小宗大夫之次子曰二宗所
以副小宗或同姓而異氏也或別氏而合
族也或有大宗而無小宗也或有小宗而
無大宗也或無宗而亦莫之宗也或有適
子之子而不為適孫也有通稱為後而不
與適適相承者同服也有宗廟之事則尸
主列于太室子姓以昭穆為南北面旅酬
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內賓宗婦各如
其倫其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
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所謂世之遠近齒之
長幼分之親疏蓋自生長見聞周旋乎宗

廟之中相示以礼樂而意已傳上無嫌偏
之慮下無覬覦之心法之志善者也况又
養之於成均以觀其德行雖天子之元子
亦齒於士也列之於王闈以考其中失雖
大夫元士之子亦列於王子也逮其可以
仕也則選建明德自五等之侯兩社之輔
三等之采六遂之邑有封畛土略以處之
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
分族以維之才無大小靡一失秩此其大
略也而於其間非混然無所別異者曹文
昭晉武之穆而曹為伯甸武王之毋弟
八人三列公卿而五叔無官魯衛晉皆叔
也而又武成康之伯不獲是分蔡叔康叔

之兄也而衛先蔡則又於昭穆長幼之中
以賢否為進退以功過為先後有尚德勸
能之意行乎其間士之生於王族也宗有
法廟有序學有教仕有養用有別涵養成
就蓋非一日嗚呼夏殷以訖祀宋后穆以
訖宋孫凡皆有國二千餘年雖以嬴秦之
暴幹棄周昇猶三十年睨視而弗敢遽親
親用賢之效豈秦漢以來揣摩忌意涼法
嚴事之所及知乎國朝待遇同姓則本乎
成周之意視前代之自翦其類根無所蔭
者殆不可同日語然而宗法不立無以嚴
親親之等嫌忌尚存無以收賢賢之效若
謂大雅不羣為善最樂與夫操觚弄翰之

陽山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士固多有之若同姓之卿與國同其戚休
如古人所謂維翰維城者則予謂當思所
以變通之法以蕃王室以強本朝尚古人
既葉流根之意敢因王之請以所得于師
友者為王誦之用答敷明天子崇寵屬籍
之休命云

華亭縣重修學記

華亭縣故有宣聖廟自慶曆後郡縣皆有
學於是縣立學官以附於廟紹興紹熙雖
加繕治又數十年矣今令會稽楊君瑾始
至歲姦惠柔剔紛起廢一年而搏節浮虛
儲米三千石為平糶倉又一年鳩材得
修大成殿前門後閣左右二翼而館鄉

於辟是金日世降俗滋已非一日獨不思
古今一宇宙也而今之民顧不古若豈誠
不古者哉而况吳中族姓人物之盛自東
漢以來有聞于時逮合晉而後樹筆出
左大冲所謂高門昇貴鬼岸豪傑虞魏之
昆顧陸之裔雖通言吳都而召華亭者為
尤著蓋其地負海枕江平時疇沃林土生民之
資用饒符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故士奮於
孝民興於仁代生人才以給時須自陸事
衡士龍以至唐宰相元方象先希身猶曰
隨世以就功名至敬興則歸然三代人物
也亟養休成此豈一三之功先正朱文公
謂三代而下崔董仲舒諸首孔明陸敬与

俱有王佐氣象自今觀之其論諫數百如
推誠散利等疏無非聖賢之明訓其所辟
邪說如寧我負人反經合道凡後世喪邦
之說一絜以止嗚呼斯不亦問世之大儒
乎乃自近歲遽以華亭為不易治人不具
官胥橫民肆布書漫患無訟繁茲全曹注
振徃生有望望然去之者吁何至是哉記
曰凡而奠者必有合也或謂合他國之先
賢而祀之然則是与有如宣公白可為人
物之標準也靈人惻千古不磨作而興之
則非守令事邪唐人詩稱宣公為縣人而
志不書其何以為行善化俗之助揚君建
事之初揭堂曰明善合子思孟了相傳之

如魯論所載二三事皆以發揮亡餘貌
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嘗讀禮書而竊有
見焉因記廟季之成併附其說夫檀弓不
知何人而一篇之言獨於子游極其稱譽
雖其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
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徧於抑揚
然即其書以攷之大抵當典禮訛闕無所
考訂之時一有疑弗決者率以質諸子
游故前後議禮者十有四皆以一言為可
否亦之以見其為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
氏一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
列于文字茲其為文為學蓋三代典章之
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為豪傑之士矣

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始亦謂然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為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字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三游夏弟澣高弟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為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係千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三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

敢以為疑字既尊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即是而觀則子游以字吳孤遠之士北李洙泗遂得字而不及子以列于高第以目此又豈易之然者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熟為杜縣有如洙之北李洙泗遂以習禮輩行類閔參子載問豈終無其人邪或者狃於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既嘗表其事以風勵之予又何言獨惟山川風氣古今猶夫入也誦先聖之書照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

風興起以無負建李尊賢之意者十其勉

程純公楊忠襄公祠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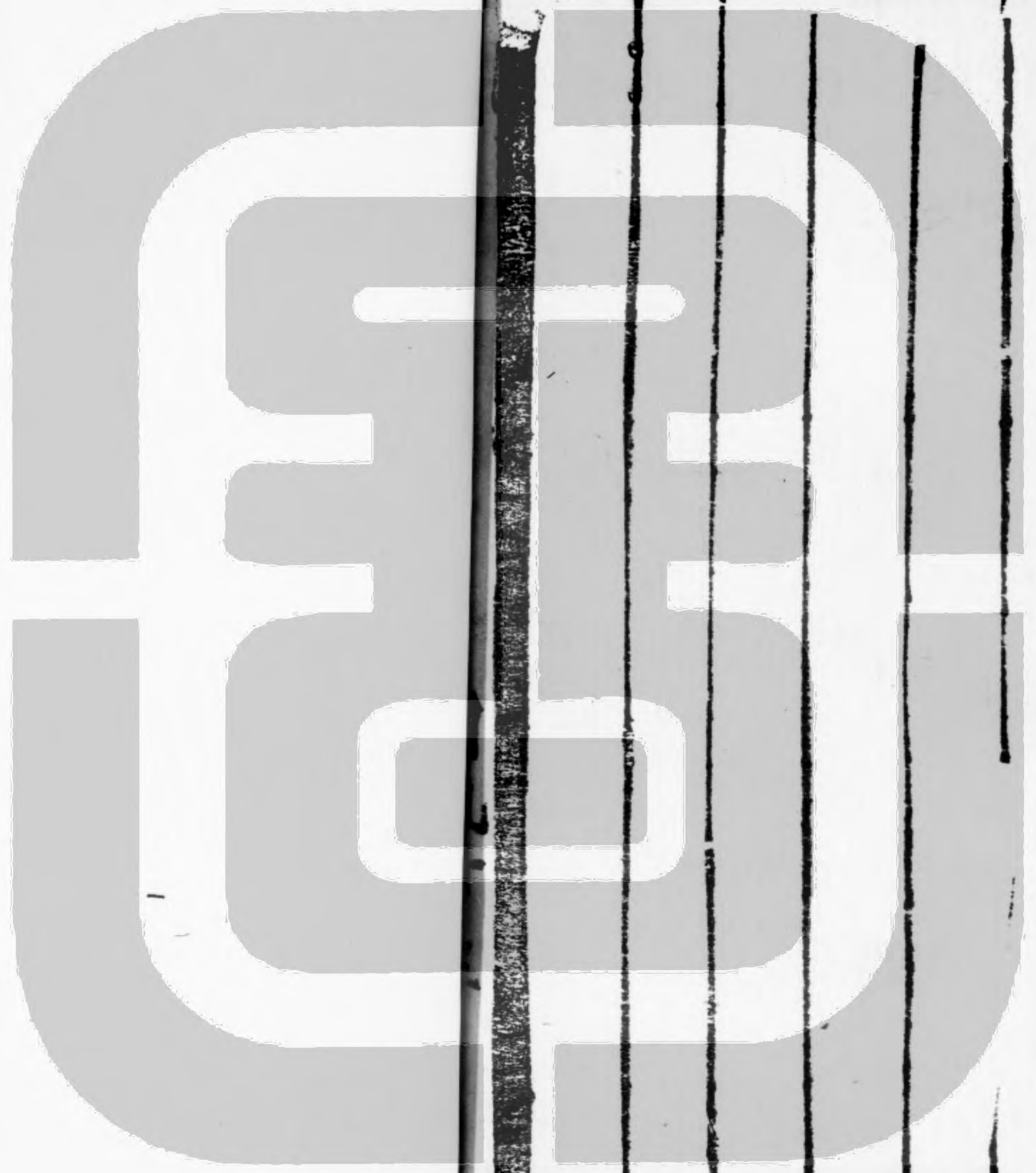
予自都師召還凡六上乞骸之請寓建康待命府李教授陶君適余言曰昔者明道先生程純公以正李為諸儒倡郡國祠亭之惟謹是取以先生之嘗簿正於上元也李故有祠熾也不佞嘗聞忠襄陽公通守是州日會虜酋大入杜充以宰相總諸道兵望風迎降自餘或辱或遜惟公自矢一死素與虜抗唾罵不絕口卒遭到心之醜公朝義之易名只棄賜廟褒忠今百有餘年記于麗牲之碑書于下榻之石赫々乎

其與日星麗明也熾也生長大江之東習聞其事今又稽諸志乘則又嘗典校官宰溧陽有德於民士而李未有祠也不謂闕典歟於是即純公之祠之右繪揚公以致敬焉子為我識其一二或曰論子曰二子非其倫乎予曰儼人者以其道相似也禹稷顏回曾子子思窮達不相侔也去就不相似也而孟子同之此豈世俗所擬倫者乎夫學何為者也所以志乎仁者也欬道變化各正性命根於聖者為仁義禮智之件稟於氣者為血肉口鼻之驅而心焉者理之會而氣之帥貫通古今錯綜人物莫不由之學焉則求以不失其本心進退任

我富貴不可淫也死生在我威武不可屈也自夫學之不謀非困乎氣質之偏則奪利害之私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此性也而不知命之有制居則求其安矣食則求其飽士心之躰肥其仁克實疏貫可以參天地可以為堯舜而安與飽之是求則小人之事未之為丈夫也以之為學則志於苟得安於小成矣以之告宦則身得忘義見危幸免矣彼庸夫賤隸不足責也往往猶以一至之勇蹈仁義為康莊學士為何事顛以口耳之讀給取利祿為足所謂成物已無與吾事焉斯不甚可恥乎雖二公之所遇雖異而其志於學歸於仁

能不失其本心則後先一揆此尚可優於乎俗流世壞於禍方殷余嘉陶君之為是舉也足以興衰之儒不失聖賢為己之意為識歲月公諱邦人字希稷吉水人以政和上舍生賜第云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六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書